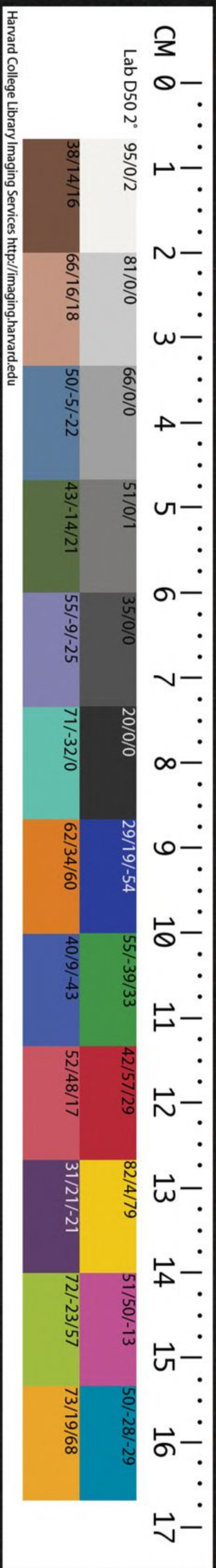


T 25/4/4238(11)

讀史管見

自二十八至三十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RINROKAKU~~

JAN 17 1966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後唐紀

莊宗

晉王即帝位、國號大唐、以豆盧革盧程為相、二人無他能、特以霸府元僚、故用之。

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

後唐同光元年

論唐梁晉漢君皆常人故無良弼

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
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鑒
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棟橈鼎覆之相接也
或曰天運無息地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
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
之難得也曰小德小能皆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
名世者非人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
矣其肯揮汗於甲騎之塵而褰裳於流血之波哉
是故唐梁晉漢無良弼則以其君皆常人也

帝克鄆州梁主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
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帝令朱守殷守德勝戒之謹
備守殷帝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問彥章以破敵之
期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兩日馳至滑州置酒高
會未散陽起更衣引兵直趨德勝遂破之時受命適
三日矣

論王彥章不
足稱奇兵

敬翔佐朱溫無能收於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
持其亡直斷喪唐室爲有功耳真盜賊之指迷歟
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

之友真疎遠。勳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無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彥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彥章出奇。盛誇大之。以爲非天下偉男子不能也。夫彥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勗命李周固守楊劉。則彥章以十萬衆百道竝進而不能克。周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彥章。則彥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

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倖。不急近功。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仗正爲名耳。其本根血脉。非出於憐怛之愛。忠順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爲奇。惑於奇正之形。貿亂以取敗。此其所以爲奇者。信曰奇矣。區區彥章。何足道哉。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日少倉廩不支半歲澤潞未下契丹欲入寇梁人謀大舉帝深以爲憂

芻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半歲垂亡之勢也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宦者之譖罷李建及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河北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感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

晉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

召諸將會議皆請與梁約和以河爲竟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帝不悅獨問郭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疑非將才無足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遂濟河遣魏國夫人及皇子歸興唐與之決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而焚之

論莊宗不敢決於克梁

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

綱目錄其文

論晉非當克梁

武之於懷衛。曹操之於兗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宗崇韜決策。擣汴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者。一何矣歟。漢唐之初。其君臣皆英才蓋世。非僥倖而偶成。固無爲虜之道。雖曹操劉備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爲人所虜。若

又
新刊御錄其

夫事敗成禽者。其人可知矣。又安得爲丈夫。莊宗此言。蓋不敢決於克梁。故與妻子訣別而去。嗚呼。捐身與家以爭天下。意誠何爲。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特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豪傑之所爲。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況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軼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忽之慮。則過矣。

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世讐。理難降首。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遂弑之。

論朱友貞授
刃臣下

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死社稷，友貞宜卽太廟告亡而自殺。然後合禮。授刃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爲。豈不君臣交失乎。

帝欲發朱全忠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戮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

論莊宗畧於
討賊之典

迹朱全忠暴蔑唐室，陵逼昭宗，併弑二主，殺一后及諸王，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旣賜姓通

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爲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耻也。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尸而颺之。汗瀦其宮居，夷棘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爲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賤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綱目全錄其
文

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齋

論莊宗以伶
宦官姬之言
赦溫韜

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
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汴之
初已赦其罪

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守赦令則發陵之
賊蒙寬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需有變
渝非所以示信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
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
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
異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宦貨宮姬必不以旣赦爲

文編目全錄其

言也

高季興入朝還謂其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
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
長久吾無憂矣

論矜伐爲害

列聖皆人極也而舜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
爲善禹以不矜伐滿假故歟漢高大度自三代而
下莫與敵矣由亭長爲天子見監門戍卒如平日
然猶曰今臣所就孰與仲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
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蔡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服楚還轅、
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
猶未怠也、雖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強、
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
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
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此勉強之道也、意動卽
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丸之下阪、水之赴壑、
孰能禦之、莊宗之徒是矣、夫九五尊位、非覬望可
得、聖人不以得之爲喜、而以處之爲懼、是以能濟、

綱目節錄其
文

若其道心、又何芥蒂之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
天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
以有敝屣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瀕危殆、僅乃
克梁、四方之未服者、方且圍視而內向、乃行百里
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以頭觸李嗣源而喜、今
又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志驕氣溢、
爲藩鎮所窺、故高季興輕之於前、何詞誚之於後、
嚴可求、梁震知之於數千里之外、凡所料度、其應
如響、矜伐之爲害、乃爾、是故、尙志之士、有自此用

功而居仁者曰深省於身。凡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客裕然。服弊饌菲。則不以出身房闕。何爲而爾也。求其所以爾者。治而絕之。則不矜不伐。不滿假之德。可成。簞食瓢飲。與列鼎萬鍾。於我無加損焉。此學舜禹之事也。

郭崇韜頗受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此。但以梁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多梁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爲內外府。

二年

論郭崇韜受
藩鎮賂遺爲
致莊宗禍敗

州縣上供。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虛竭。內府山積。軍士始有離心。

崇韜欲服故梁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清正。彼方祇命之不暇。復何爲而生懼心。獨不聞楊綰之化。與陸贄之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遺。何以禁人主之求私財。及中宮伶宦之貪欲。無厭耶。雖他日出助郊費。終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而致莊宗禍敗。則此舉爲多矣。夫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邦用。安有內

府外府之別。其名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爲詞說。德宗瓊林大盈，乃其著者。與鹿臺西園何異。莊宗之宦官，非爲姦計，特舉所見而言之。流弊之久，習以爲常。此固明君賢相所當革也。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嬖倖僥求，多所推抑，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由是宦官謗之不已。崇韜欲赴鎮以避之，所親曰：蛟龍失水，制於螻蟻。上欲立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且太后惡劉夫人，是以未果。公若請立之，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

論郭崇韜請立劉后反以自族

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則當辭而去之。非倖倖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爲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一意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韜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自族。向使力求赴鎮，而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爲持祿迷邦之戒哉。

綱目節錄其文

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入汴，匝謁見，帝甚

論莊宗善善
不能用惡惡
不能去

喜。匪曰。臣所以生全。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
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
韜曰。今大功始就。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之心。
踰年。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
公言雖正。然爲我屈意行之。

昔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
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
韜爲發陵賊而竟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
所以然者。不知克已之道也。克者。勝也。克已者。自

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久。則公心大。
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由國之天下。治與亂
之原本也。百萬之衆。兵利甲堅。勇將將之。湯池可
陷。鐵障可摧。強國可平。元帥可奪。方寸之地。無山
谿之險。封疆之界。聽其恣肆。起復。惟欲所鄉。而無
如之何。故曰。暴威武者。困於酒色之娛。火在天上。
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夫勇將之勇。鼓之以氣。是
可能也。克已復禮。以理自勝。非君子之大壯。不可
能也。爲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勉。則無善善

綱目節錄其

論史管見 卷二十八 十一

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
蜀主以張格為相初格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
之及再相杖殺之許寂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
柔他人誰敢自保取禍之道也

論張格用意
殺王魯柔為
過

侵奪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為之處其當曰以直報
怨以直報怨為盡矣則犯而不校者無乃過乎曰
犯有輕重怨有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莫輕乎言
色之犯為言色之犯而校焉多矣顏子則不校也
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子則必報也此輕

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相有伏事之禮
乃敢乘危而窘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再
相責以禮義出而遠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
不報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魯柔罪足以死避
復怨之名貸而不治祇所以為不直惟不愆於義
無愧於心可也

三年

四月癸亥朔日食

日食天變之大者正陽之月尤古人所畏以當盛
而微為人君昏弱蔽虧之徵也日有食之推步之

論莊宗不敬
天之愉

家或逆數而盡合。或占來而必應。是則躔度之常。何預人事。然前古莫不以爲大變。在禮則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所致也。在傳則曰國無政不用善所感也。在春秋則不言其所以食。曰日有食之而已。有者天人交共之辭也。終不歸之於常度。蓋以警乎人君。其意若曰。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輝光赫然而乃晻暗虧傷。宇內慘晦。以是思懼。懼可知矣。而自唐中葉已後。人君鮮有敬天之渝者。至於五季。固已日轂冥濛。衆星爭曜。而莊宗方且荒于遊

畋。耽于聲樂。惑于女色。冒于貨寶。在朝無一君子。專與伶宦爲伍。天雖眷顧。示以可畏。莫覺莫悟。俄頃而滅。不亦宜乎。

自春夏大旱。至六月甲午雨。凡七十五日。乃霽。百川皆溢。

按四月癸亥朔。則六月無甲午日。資治通鑑之置局也。劉恕通長曆。不應有差。蓋小誤也。何以小誤。司馬氏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旣久。又復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

無可訾者。乃唱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緡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旣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脩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爲。其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儉險細夫。顧謂眷戀匪攸之入。孟子

曰。如使予欲富。何爲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以已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讒口。又况矯世拂俗。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秋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河南令羅貫性強直。不避權豪。伶官切齒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往山陵。道路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殺之。郭崇韜諫曰。貫坐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脩。安得無

論莊宗不食
五日爲小節
殺賢縣令爲
大不孝

罪貫竟死遠近寃之

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若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所難可不謂之賢君乎曰君子之行必類而稱爲太后靈駕將發以道澶橋絕而殺賢縣令則與孝之事不稱矣夫以七十日之雨江河川澤皆溢則道澶橋絕有非人力所能及者且先以日食次以大旱繼以霖雨陰陽舛

綱目節錄其
文

逆可懼甚矣乃以人力所不能及者暴誅賢令其事雖曰橋道不脩其實則緣伶宦所惡曾子曰樹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況爲伶宦譖毀而殺賢縣令乎然則莊宗不食五日纔足爲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此亦宋襄一會虐二國之君而以不重傷不禽二毛爲仁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軍事皆決於郭崇韜從襲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

論郭崇韜父子豐殖

貨妓樂遣崇韜及其子廷誨從襲等益不平。伐國之義爲其不道也。故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古之貪土闢地者，取其重器，猶且不可。況意在賄賂乎。崇韜仗鉞專征，爲蜀除害，苟能清身律物，三軍自戢，盜賊不作，奏凱亟還，讒間何自而入。乃貪於貨寶，悅於聲伎，父子豐殖，不虞元帥之疾已。不顧偏裨之側目，不防奄寺之讒口，不監鄧艾之覆轍，是直愚夫而已。莊宗旣貪，崇韜無能改於其德，又以是相之，戕于身，敗于家，而凶于國。

何必曰利，豈不信夫。

崇韜素疾宦官，嘗謂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宜盡去宦官。宦官聞之切齒。時成都雖下，盜賊羣起，崇韜以是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及見禮，又倨。延嗣怒，從襲因譖崇韜欲爲變。且曰：大王寄身于虎口，延嗣歸告皇后，后泣訴於帝，帝疑之。會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延嗣曰：皆入於崇韜父子。帝遂怒。

崇韜所以疾宦官，非爲其讒媚貪黷以亂政乎。忌

論郭崇韜爲已爲人俱失

李嗣源勸帝除之。則何異宦官之害羅貫也。請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何異宦官之增嬪御也。廣受藩鎮。餽賂。則何異宦官之求貨無厭也。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身不正。如正人何。然則以崇韜所爲。雖盡誅宦官。何救於亂亡。況繼岌雖爲帝子。未正儲位。乃遽以他日之事告之。又昧不出戶庭之戒。啓耳屬于垣之禍。爲已爲人。兩俱失之。張濬未能取楊復恭。已露作態之言。王彥章方欲圖趙張。先漏盡誅之語。皆從自及。是誰之過歟。

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帝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爲朕誅之。知祥曰。不宜有此。俟臣察其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

莊宗於崇韜。非有大憾。時以意在蜀貨。信讒口耳。知祥若力爲辨解。又盡誠以告崇韜。使早班師。自歸於帝。庶使上下之疑釋。君臣之分全。而皆不果爲。則窺見間隙。有乘亂取蜀之志。狡黠則長。而忠實短矣。

帝復遣馬彥珪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力請殺之。

論孟知祥狡黠長而忠實短

四年卽天成元年

帝不許，乃自爲教與繼岌，令誅崇韜。彥珪至，繼岌不可從。龔等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召崇韜計事，并其二子誅之。

論任園李愚
不舉參軍機
之職

任園以戶部尚書，李愚以翰林學士，竝參繼岌軍機。崇韜之死，所宜諫止，而寂無傳焉。意者崇韜權勢隆重，不通衆情，故二人有疾之之心，而幸其禍歟。雖然，此小忿也。親王總師以皇后教而殺將相，乃國家大事，無寧忍抑小忿，力勸繼岌勿行危事，不然以離間統副，搖動士卒，說崇韜斬從襲，下令

班師，則參軍機之職舉矣。惜哉。

李嗣源爲謠言所誣，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公勳業震主，宜自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委之於命耳。

論李嗣源當
以朱守殷之
言上奏

朱守殷自蒼頭奴至蕃漢馬步使，有德勝敗，屺之罪不治，帝恩厚矣。銜命出覘，乃輸款國嫌，二心已著。嗣源宜以其語奏之，則忠誠上格，姦人必伏交私之刑矣。苟不如此，是不智也。知之而不告，嗣源幽隱所存爲如何。若曰：心不負天地，禍福委諸命。

此則明哲之事。嗣源雖未必能然，其言可取也。

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謀作亂，擒斬之，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有寵，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為睦王存又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饗將士，言其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又，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懼，退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欲俟鄴都平，盡坑若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論莊宗不敬厥德

季康子問如何而民敬，孔子曰：臨之以莊，此非特季康子當然，雖二帝三王亦莫不然，故傳說戒高

宗以啓寵納侮，太保戒成王以狎侮，小人凡伯刺厲王以無敢戲豫，蓋既與小人暱比，無間遇有所不可將以正裁之，則傷恩，將聽而勿問，則損威，莊宗以諛浪中從謙要害，亦出於不得已耳，而不知小人難養之情，不孫生怨，勢所必至，故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無疾惡之心，則不召其怨，待之以嚴正，則不召其不孫，莊宗少所便習，貴而不革，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耽樂之從，或四三年，周公豈欺我哉。

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是時水旱之後，民力已自不支，又借稅以苦之，是促其離叛也。當其時，爲其民身被借稅之虐，後世讀史者，其仁人耶，固惻怛而增戒；其小人耶，必唾手而取。則明君宜思之曰：百姓供常賦於豐年，猶有受病者，況饑饉之後，而可借一年之稅乎？借稅其與治同道歟？其與亂同事歟？考其所始，則從違可否判矣。

攻鄴未下，從馬直軍士作亂，劫大將李嗣源爲主，車駕東征，前驅叛歸嗣源。帝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是夜入洛，宰相奏魏王軍將至，車駕宜控汜水，收散兵以俟之。明日將發，郭從謙帥所部作亂，帝中流矢，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少頃遂殂。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尸焚之。

論莊宗才器
有限

莊宗初嗣父位，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事各有理，使朱溫未死，固必爲所禽矣。旣違張承業忠謀，亟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

也。聞之先覺曰：人才器有限，職任重大者，負荷爲難。烏獲而舉二百鈞，亦必折脊絕膺而弗勝矣。人君者，職任之極也。平日才器雄天下，及居尊位，若弗勝任者，才器所局也。若莊宗事聖哲之君，止將相之任，豈不有餘裕乎？其天稟旣如此，又不知力學以充擴之，而武皇平生不快。末命所屬，三怨爲重。莊宗每克一怨，卽復一矢于先王之廟。旣納三矢，幹蠱咸畢，以爲天下無他事矣。肆志逸樂而已。豈非才器有限，不監敬器滿則覆歟？雖然，裂膚汗

血，冰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亡。苟歸之於天，則昔明而今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諸將曰：國家取大梁，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戰功也。郭公無罪，族滅，行及我矣。遂反，及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命誅之。

李紹琛者，康延孝也。延孝事梁有罪，逃歸于晉國，盡輸大梁情實，使莊宗談笑而取汴。於梁故賊臣。

言史管見 卷二十八
於晉則殊勳。不在邳彤任光之下也。然小人惟強弱是視。見梁將亡。晉必興。遂決去就。自以保身之計得矣。而竟復反逆。其言雖憤郭崇韜之寃。其意則以反爲常。無往而不如志也。古人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一人而三反。何以自立。是故本爲保身。適足自族。曷若爲朱氏戮力。效死之爲義乎。

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退至武功。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乃至渭水。西都畱守張蘧已斷浮梁。循水浮渡。腹心皆已竄

論李繼岌制
於李從襲

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流涕伏於床。命僕夫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

繼岌爲帝長子。任都統之重。而進退死生。惟奄人所制。無足責矣。李從襲讒疾交間。以誤魏王。亦奄人常態。不必言矣。惟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是誰之過歟。郭崇韜死。圜卽代總軍政。繼岌死。圜卽將其衆而東。其周身之智。則賢於鍾會矣。當變故時。從容其間。莫能救止。而竊取其柄。得爲忠乎。陰謀如此。他日無故死於安重誨之手。蓋天

譴也。李愚職事與園同，而寂無所施，其罪亦不薄矣。武皇諸子，至是或誅或病，莊宗五子，繼岌縊，餘不知所終。唐經營大業，與朱溫不同，而享國乃反不及。受禍則無以加，何也？德養人者也，力勝人，智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有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智力，未有不困者也。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故脩德，未有不安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皆智力矣。假德以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所就之廣狹，觀

其假德之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武皇燻土之忠，已有土宇之報矣。莊宗繼志之業，已叨名位之極矣。考其德政，漫焉無紀。譬如人役其心思，疲其筋骸，與人競爭，不遺餘力，偶幸一勝，而又從事於酒色，晝夜斲喪，則元氣耗盡，何以久生？是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上下千載，凡歷五姓七十餘主，未有一言右智力而廢仁義者。其享國脩永，後世莫及。斯可信王道之足師，而霸術之不足願也。歐陽氏乃言繼岌至興平，京兆畱守張錢斷咸陽浮橋。

文 綱目節錄其

以拒之。繼岌遂自殺。向使錢不斷橋。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之。其所繫豈小哉。愚以爲不然。繼岌常才爾。制於李從襲。莫能可否者也。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殺郭崇韜。旣聞絳霄大變。宜整比六師。倍道赴難。豈張錢斷橋。所能遏乎。以彼之才。政使東行。夫豈李嗣源老於行陳之敵也。故司馬氏考實。雖載張錢斷橋。又載繼岌軍循水浮渡。至渭南爲李從襲所前卻而死。是可信矣。

明宗嗣源

有司議卽位禮。李紹真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吏部尚書李琪曰。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吾曹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者多矣。宜用嗣子。樞前卽位之禮。衆從之。

明宗改國號。則莊宗爲路人。梓宮無所託。吾曹不能自安。李琪之言似也。不改國號而葬莊宗。使嗣源樞前卽位。前日諸臣遂可以此自安乎。致身常伯位不卑矣。國亡君弒。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

論唐臣心不自安

綱目錄其文

論安重誨忌
疾張憲

臣心不自安。尚有大于此者耶。
有司劾奏大原尹張憲委城之罪。賜死。

張憲在莊宗朝。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之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徇義。蓋賢者也。明宗卽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矣。乃循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初政之美固多。其累莫此爲大。任是責者。非安重誨乎。任圖望實。未能及憲。重誨已深忌之。則憲之死。無乃重誨所欲乎。以忌疾殺無罪之賢士。欲以自安。天其

綱目節錄其
文

許之哉。

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非真不徇慾。則不能減後宮。非深見奄寺之害。則不能損宦官。非無音樂之好。則不能裁優伶。非懲田獵之爲民病。則不能縱鷹犬。非薄口體。節奉養。則不能省庖厨。非知冗員有廢無益。則不能罷有

論唐明宗賢
亦可尚

讀史管見 卷三十八 二十四

讀史管見 卷三十八 二十四

名無實之使、非恤民力弊於轉輸、則不能遣諸軍、就食近畿、非節公家之用、廉取於民、則不能除二稅省耗、非戒橫斂、斥私帑、調度儉約、則不能抑守牧進奉、此聖主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為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亦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以備應對、

二人皆翰林學士也、

天子宰相、義理所極、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淆薄、乃至目不識書者為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也、不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而能治天下者、無有也、然石勒、徐溫、使人讀書及訟牒、而處其是非、往往中理、唐明宗所行政事、有太宗所不能及者、則其質之美也、由是觀之、有其質、不輔以學、尚能為善、使輔以學、則為聖賢必矣、記問該淹、語論辯給、而不肯為善、書自書、人自人、則讀

二年

論明宗暗與孔子合

書爲無益之事耳。明宗未置端明學士時，所行善政已多。今又助以馮道、趙鳳二人，皆儒學遴選也。繼今政事當加美於前，乃二人講論之功，苟爲不然，非特讀書無益，儒亦腐矣。

勅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二名不偏諱，禮也。孔子之母名徵，在故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其爲後世法明矣。而諂者獻佞，愚者違禮，必以孔子爲未忠未孝。曰：雖聖人云爾，吾寧過於厚。於是嫌名則諱，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一

名則偏諱，而不思其義有不可也。馬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也。夫忠孝有小大，脩身養志，孝之大者也，盡道格君，忠之大者也。敗德違訓，失子之道，而區區焉以避諱爲孝之切，誤朝迷國，失臣之義，而惴惴焉以避諱爲忠之至，所謂不能三年而察功，總養其一指而失肩背，是謂狼疾之人，不知務之甚也。明宗目不知書，況古訓乎？乃能詔二名不連稱，皆無所避，是暗與孔子合，知經

讀史管見 卷二十八
學古者多所不逮。可不謂賢乎。既不知書。又無臣
下啓告之者。乃能如是。其賢亦可尚矣。是以表而
出之。

葬閔孝帝。廟號莊宗。

廟號猶謚。皆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暴其民甚。則
身弑國亡。莊宗是也。名之曰昏荒戾悖。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也。日與優伶戲。頗受其批而不耻。
安得謂之莊。使聲與實爽。非當時儒學之臣之罪
乎。

論莊宗不可
謂莊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朱膠綾軸錢。貧者但受
敕牒。不取告身。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
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執政議以爲朝廷命官。何
惜小費。乃賜告身。

論明宗賜告
身可爲後法

有國家者。受天下財賦。使用之一一。中理尚不當
靳於告身之費。何況匪效好賜。橫被倡伶。狗馬鷹
鷂。並食廩粟。甚則糜捐帑藏。視猶糞土。而誥命之
出。所以進賢用才。或推恩施。漏及幽壤。乃會計數
尺之綺。不從官給。先責其直。是貿易之道也。豈非

國羞乎。救斯失者，劉岳啓其端，執政盡其說，明宗行而不疑，可以爲後法矣。

吳馬軍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優詔不問，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治化莫要乎躬率，周公之能使人信王也。以作孚先也。其能使人敬王也。以作恭先也。若我而不先之，徒以法令約之，在位者於是乎外有事君之禮，而內有背上之心矣。徐知誥之爲，類乎有聞者，惜

論徐知誥能
暫而不能久

乎其能暫而不能久也。鄧禹受任無功，降爲右將軍。孔明出師敗績，自請貶二等。郭子儀、李光弼之徒，咸率是道，宜其功名之美也。

出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旣至，遣使族誅之。

後唐雖莊宗自亡之，而亡之者三屬，劉后及宦官。明宗旣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景進與郭從謙爲最用事，而從謙又負叛弑之罪，則無以加矣。所宜聲言莊宗禍敗之由，親勒六軍，取從謙及其徒戮于兩觀，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

論明宗不敢
誅郭從謙

綱目錄其文

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所。部。之。衆。而。不。敢。亟。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弒。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江陵高季興請附於吳。徐溫曰。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泝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救。不可也。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附唐。

徐溫辭高氏稱臣。聽其附唐。是也。而受其貢物。則非也。貢者。臣獻君之名。辭其君臣之名。享其篚包。

論徐溫見可欲不能遏

綱目錄其文

之實。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遏也。夫儀不及物。謂之不享。高氏輕吳之心。自此生矣。

帝幸汴州。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勸之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四面進攻。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命左右斬已。乘城者開門降。

論明宗不能討朱守殷

朱守殷有罪三。守德勝而陷沒。一也。郭從謙反。按兵不救。二也。莊宗既弒。卽入宮取嬪御珍寶歸其。

家三也。明宗入洛，宜亟誅之，不待移日，乃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明宗前已受其歸藩之款，既又納其促入之使，爲是故寵以平章事矣。帝欲幸汴，非有討伐之謀也。乃守殷自疑，惑於羣議，倉卒治反，以取敗亡耳。非明宗能討罪人，伸大義也。五代之君，舍周世宗，次則唐明宗。周世祖有善可紀，不爲其夷狄卒伍不足語也。既當明號，人固以禮義望之。故有不合者，託其事以發議論，垂勸戒焉。

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論儉德之效

綱目節錄其文

明宗卽位之後，不事華侈，無浮費，故先除二稅省耗，止絕刺史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以夷狄之人，臨中土殘弊之後，尚能如此，何況聰明睿智，高出羣倫。昭儉德以表正萬邦，其效宜如何。夫豈有暴守虐令，以逋負爲生財之源，征而又征，償而又償，無有窮已者也。

三年
泰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畱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歲餘，帝謂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

論安重誨可
爲後人龜鑑

鎮處之重誨對以無他日帝屢言重誨慍曰臣累奏
無闕惟樞密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

所仰乎君者以八柄由之也宰相佐王論其可否
是非而已非使人君一不得施爲必出於宰相也
華溫琪爲藩鎮雖未有殊績亦不以罪惡聞入覲
請畱賢於專土者遠矣明宗欲與重鎮良未爲過
而安重誨力沮之豈爲溫琪無所可用特以不出
於已耳爲宰相必使事皆出已而不論可否是非
之所在小必喪身大必滅族然則李文饒所謂政

事皆出中書者非歟曰此言多門之害也若太子
令秦齊王教與詔旨竝行若武后天下謂之二聖
若楊氏五家府縣承迎峻於制敕若大家但居深
宮外事一聽老奴處分若斜封墨制紛然竝出若
總權握兵者各以便宜從事如此之類非定于一
所謂私斜之門不可不閉者也至於政事之廢興
人才之進退固人主與宰相通知而審處求歸于
至當特尊卑有詳略之異豈曰君無所預惟相所
爲乎重誨不學固不足貴可爲後人之龜鑑耳

吳攻楚爲楚所敗虜其二將吳求和而歸之使宰相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將曰楚國雖小願吳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云然

異哉德勳之爲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爲他人畫計苟不願爲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旣在輔佐之地又立扞寇之功則吾君身後大憂盍以啓告使有所處俾不至於亂乎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所止矣

論許德勳以禍亂之萌泄於敵國

綱目錄其文

酉年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帝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不若愛民養兵以俟之晏球日以私財養士自始攻至克城不戮一卒

論王晏球深合古人用兵之意

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爲冠也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之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二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爲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十萬而坑之不仁

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感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舉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吳徐知詢握兵據上流，意輕知誥。周廷望說知詢以寶貨，結朝中勳舊，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留爲統軍。知誥自是始專政。知詢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論周廷望反覆之敗

周廷望審爲徐知詢深計，當弼其違咎，而引以善道，則中外歸心，而齊王基業不爲養子所取矣。乃勸使行賂，又自反覆于其兄弟間，意亦未知。詢誥勝負而兩布腹心焉。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不言。廷望亦豈知其反覆之敗人，又自敗乎？故廷望邪計行，而詢誥之得失始決。讒人爲惡，可不畏哉。

唐長興元年，董璋反。安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董璋反狀未彰，安重誨割東川閬果爲一鎮，又益兵於綿遂，繼又遣將戍閬州，璋懼遂反，然則含容不討，豈當時事宜也。明宗先討朱守殷，繼討王都，非一切含容者。重誨此言，蓋爲符習王建立李從珂，發其心所惡，欲明宗殺之耳。然則豈東川事宜也。明宗答之當矣。雖然，他日誅重誨，非重誨有反逆之負，特恃恩舊，專威福，讒疾交至，而臣主俱傷。當此時，明宗欲討重誨之心，旣形諸言，而重誨猶不悟，貪權怙勢，日甚一日，心安得仁乎。卿大夫不

仁，其不能自保必矣。

安重誨以久專大權，中外惡之，懼表解機務，願賜一鎮，上不許，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范延光勸上畱之，且曰：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令中書議。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心有芥蒂之疑，夫婦將如路人，父子將爲仇敵，況君臣乎。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

論全安重誨
當如馮道之
言

綱目節錄其
文

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大也。鳳爲朝廷計。道爲重誨謀也。雖然與其強留而公君臣存形迹之嫌。不若從安令所請。優以外鎮之。爲全也。范延光在唐爲良臣。明宗許之相。乃不敢當。其視與人同事。擠之又下石焉者。相去遠矣。而五代史乃以與朱守殷爲伍。無乃失其倫耶。石敬瑭攻蜀久無功。上憂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卽拜辭。時上已疎重誨。旣行。譖之者不已。有詔

召還

論安重誨愚
足殺身

重誨之敗由不知相業也。馳車而失其轡。必墜于車下。操舟而失其柁。必覆於水中。樞機之府。控制四方者也。出師而不進。責歸乎運籌折衝之人矣。奚必身親其事。然後能濟。使四征不庭。功皆未無。安得如許大臣往督之哉。故知宰相之職分者。不以親行爲是。而以坐論爲勝。然則召穆公與武侯。裴度之事。非歟。曰。周宣救急朝夕。命召公平淮夷。而其詩云。徐方不回。王曰。邁歸。言宰相不得久在。

外也。討蜀之役，豈後唐急務哉？若武侯身受顧託，國政在已，裴度則被傷拜相，專為討賊，其意不同矣。安重誨遠不取，監于房瑄，近不取，戒于郭崇韜。君情已疎，方請出總師旅，其迹類忠，其識則愚。大臣而愚，已足殺身，矧兼他罪乎？

二年
帝遣翟光鄴詣河中察重誨。光鄴至，以兵圍其第，并其妻殺之。奏至，下詔以重誨離間兩川，吳越為罪，又戮其二。

郭安二公以故舊都將相，皆不得其死。然則故舊之分固難有終乎？曰：蕭曹房杜，豈非故人，繫處之者何如耳。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朋友之際尚以數瀆取疏，況於君臣。崇韜貪重誨，復其失禮於君多矣。較之兩公重誨為甚，以一人心殺莊宗二弟，以防作患，殺任圜以疑似殺皇子，從璨又欲殺從珂，排去孔循，抑華溫琪，力遏王建立，廢符習，屏胡福，皆以私惡而非公論也。恃舊怙權，取勝于上，人主安能堪之。然則非獨莊明寡恩，蓋二公有以取之耳。夫一貪一復，尚不能克，苟或兼

論郭崇韜貪
安重誨復

之其禍必有甚焉。梁冀竇憲李林甫楊國忠之徒是也。故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後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為，蓋其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亦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

論九經爲
馮道趙鳳之
失

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間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二，與

四經爲六歟。抑合禮樂爲一。與四經爲五歟。廢仲尼親筆所著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放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放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綱目節錄其文

武安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廟。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楚境之旱。其殺高郁所致乎。昔東海殺孝婦。大旱者三年。希聲不思其故。脩德行善。以補前失。反歸怒於羣神。以無禮施之。禍盈福謙。鬼神之常理也。殺不辜。以取國。曾未三年。身罹其殃。理之反覆。不可誣也。著矣。

論馬希聲不當歸怒於群神

論康澄所言
常理最明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
畏者六。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涸。蝨
賊傷稼。皆不足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
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蔑聞。皆深可畏。願陛下存其
不足懼者。而修其深可畏者。優詔獎之。

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方之六可
畏。少遼緩云耳。必曰陰陽不調。不足懼。則燮理之
職可廢矣。三辰失行。不足懼。則羲和之官無用矣。
小人訛言。不足懼。則正月之詩何所刺矣。山崩川

竭。不足懼。則梁山崩。三川震。不必書矣。蝨賊傷稼。
不足懼。則炎火之畀。蝨蠹之生。焉所介意矣。澄亦
謂此或係乎天地常數。卽未爲民害也。故雖所當
懼。而以不足懼言之。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
使澄信以爲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言中
耳。言雖不足以盡人。亦足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
而未有總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
卜相可也。何止優詔答之而已乎。

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盛。冀已復用。表請

綱目節錄其

四年

論明宗不達
立子傳世之

大節

立從榮爲太子。上泣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議之。

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解后得國，春秋又高，故其在位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既親儒士，又喜聽其講論經義，以爲開益智思，而於立子傳世之大節，懵然不達。此豈非馮道趙鳳稽古無功，不足以啓沃故耶？致使其君身肉未冷，而國家傾覆，不

日全錄其

於宰相而誰責乎

帝疾大漸，從榮聞宮中哭，意帝已殂，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將兵陳於天津橋，謂樞密使馮贊等曰：吾今日決入，公輩處事宜詳允，禍福在頃刻耳。贊奏之，帝小愈，命李從珂討斬之。

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太子。明宗年既七十，而諱言儲嗣，是不欲大業之歸其子也。從榮習見梁唐以兵得國，不知太子之爲君副而主器也，乃貪執兵柄，畏居東宮，是不欲承大業於其父也。國之大事

論馮趙不能
定明宗父子
之關

莫大於傳繼。宰相處人父子之間。當使各盡其道。而馮趙二公。一不預謀。致使從榮稱兵。明宗授甲。父子祖孫。一日而絕。焉用彼相乎。

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之五代。粗爲小康。

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

論天人合
之理

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賊蠹。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屢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傳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廖。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歐陽氏有見於此。而無見於天象。其言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爲常。蓋有司之事也。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

綱目節錄其
文

五行之說不勝其紊故其作五代史本紀書人不
不書天自謂不得不異乎春秋也愚竊以其言過
矣秦漢學者固以牽合傳會失於末流若仲尼之
法豈可改也使仲尼書災異而道其所以然則與
後世之失同矣惟其遇災異而必書書之而不道
其所以然使人君有恐懼修省之心而不敢忽是
其垂訓之大指也雖然仲尼雖不道其所以然而
稽之於經則事應具存故雷電雨雪鍾巫謀兆隕
石退鷁宋襄被辱雨而水冰君臣繼執鸛鶴來巢

昭公出奔惟漢儒牽合附會是以泥而不通必明
乎天人合一之理則知仲尼所書之意苟一槩以
爲占步之學歸之有司則自古列聖敬畏天道皆
爲虛文豈不淺陋可笑誤人心之甚哉

吳徐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欲待嗣君
宋齊丘以爲然一日知誥臨鏡歎曰吾老矣奈何周
宗知其意微以傳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已疾之手
書切諫知誥愕然由是疎之

純乎小人其爲不義也豈俟再思純乎君子其爲

唐應順元年
四月後清泰
元年

論宋齊丘奸
邪之情實

義也。豈待終食。惟不能純也。則為義為不義。有不
力者矣。苟或劉穆之。宋齊丘。皆佐人奪國者也。而
幾會之際。為人所先。豈其智不及哉。亦有所未敢
耳。以柳璨。蔣玄暉之凶惡。猶不敢於朱溫。九錫之
事。況智如荀劉。宋三子。固有所未敢也。敢之甚。則
為鄧扈。樂成。濟史。太諸人矣。敏於敢。則為董昭。魏
舒。敬翔。周宗。諸人矣。此正君子小人純不純之辨
也。使齊丘果以傳禪為不可。他日何為請幽讓皇。
晚節又謀篡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者。不肯
耳。此姦邪之情實也。

閔帝

宋王從厚通鑑無紀附于潞王元年

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功名。朱弘昭馮贇忌之。潞
王移檄鄰道。言弘昭等殺長立少。傾覆社稷。今入朝
以討之。潞王至陝。帝北度河。馮道等入朝。聞之欲歸。
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當聽太后命。道曰。
不若俟潞王處分。乃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宜速草勸
進文書。導曰。班迎可也。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天子在

論馮道務實
之言不繇禮

外而遠以其位與人。潞王若以大義見責。何辭以對。愚曰。舍人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興。則不可。乃任人所問。屋廬子食色與禮輕重之類也。明宗不能立子。朱馮猜間。潞王鳳翔之師西來。閔帝輕騎出走。道等爲相。一不預知。若事當務實者。曷亦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遠朱馮。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今可與圖存者。棄之猶弁髦土梗。不可以納者。望之猶大旱雲霓。實安在乎。李愚所謂

目錄錄其

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亦非也。奔逃之謀。固不預矣。使之至此。誰之過歟。然聞盧導之言。乃自知罪。則猶賢於瀛王慕顧以行也。瀛王務實之言。是終兄臂而得食。樓隣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

潞王

從珂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金帛不足於用。遂率京城民財。據屋爲率。無問士庶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

取國有五難。潞王兼之。獨以外兵偶變。遂乘勢東

論潞王重無
愛徵

行。因以厚利啗之。又措克京師。戕伐根本。是於五
難之中。重無愛徵。難乎其濟矣。詩云。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唐德宗承百六十年之基業。獨緣借商稅。
算間架。得錢二百萬。遂召涇卒之變。潞王纔入洛。
剝民鬪兵。將誰與處。雖然。自是而後。六軍販易天
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爲人所
買。故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後義先利。雖奪之。猶
不饜也。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聞起居。

聞其遇害。慟哭自經死。

論宋令詢之
忠猶于彥章
裴約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
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明宗
非莊宗之子也。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雖不爲
儲副。然明宗社稷。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乏股
肱。朝無楨幹。年在冲幼。胡能有定乎。故閔帝失邦。
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以死立
志。不事潞王。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
出之。

綱目錄其文

綱目節錄其
文

論潞王少懲
奸賊

斬康義誠滅其族

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為甚迹四
人反覆交間而背叛亦欲自全耳而皆不能免潞
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弑君之罪亦少懲姦賊
快於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
江總唐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
然得志自謂無適而不容者豈不賢哉

綱目全錄其
文

帝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問望皆稱姚顛盧文
紀崔居儉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中焚香祝

潞王惟親
之言是用

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顛遂拜文紀為相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具然後人體成卿佐賢
然後國體立潞王欲為天子而不知誰人可相是
猶人無手足而以土木續之也且更相之意無乃厭
馮道李愚劉昫之不足恃耶盍博訪而敷求之猶
恐不可得乃親信之言是用取國五難有人為首
觀其所相則成敗決矣

劉昫判三司鈎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
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

論明宗潞王
盛德之事

大悅三司吏怨之

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
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爲生財之術無窮之
源則於胥吏何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
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訴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
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氓不諭乃有黃紙放白紙催
之謠蓋不知甲令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
以收人心甲令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政
陽爲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

負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
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
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吳將柴再用卒史官嘗詢其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
社稷之靈何功之有

二年

論柴再用能
定心

有學而自足則學不進有德而自賢則德不新有
功而自高則成者毀矣柴再用非有學有德之人
也而能不矜其功雖曰不學吾必謂之學矣吳越
之俗信佛而重僧再用嘗與淮南水戰舟敗長稍

手淨之得免家人飯僧千人再用悉取以犒軍曰
濟我者士卒非僧也此在哲人爲細事若武夫猛
將能達者鮮矣再用此舉近於明理不伐其功庶
乎能宅心者是亦志士所當尚友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
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以嗣王屬我今嗣
王能不墜其業吾不復事人矣從誨不能留

梁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爲之臣求之十一國蓋少
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奪諸道入貢貨幣

論梁震不諫
高氏大辱

綱目錄其文

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
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及歟抑智
之弗察歟或者季興本朱氏奴苟得無耻者固奴
之常態不可教誨歟不然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辱
之大者視而不諫曠闕多矣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與朝廷有隙帝以問近臣李
崧呂琦曰河東必結契丹若中國與契丹和親則河
東無能爲矣帝密問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而屈身
夷狄不亦辱乎帝意遂變詬責崧琦自是羣臣不敢

三年十一月
後晉天福元
年

論潞王之失
不在不用李
崧呂琦之言

復言和親

石敬瑭之叛。起自帝宿憾不平。無含容之度。訥言
輕發。漏疑間之情。然止於如是。則敬瑭亦無自而
反。李崧呂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
事。明義而惇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
皆服矣。與契丹和親。以絕河東之援。乃下計。非上
策也。明宗繼非所繼。獨以慈儉愛民。克終其身。使
潞王能君。亦必自保。何必外交夷狄耶。雖然。此常
理也。潞王乃奪國弑君之人也。雖以善爲之。猶不

克濟。況內失民心。外結藩怨。豈能免乎。是故潞王
之成敗。不繫於違崧琦之言。聽文遇之計。文遇之
計。若悞事而實是崧琦之言。若有益而實非。或者
見潞王之亡。以謂失在不用崧琦。不可不察也。

移敬瑭鎮鄆州。敬瑭懼。劉知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
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今能屈
節事契丹。何患無成。敬瑭遂上表言。帝養子。不應承
嗣。請傳位許王。帝怒。制削敬瑭官爵。敬瑭稱臣於契
丹。請以父事之。約事定之日。獻盧龍一道及鴈門以

論以功利謀國之禍

北諸州契丹主大喜

劉知遠桑維翰皆石祖謀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遲從維翰之言則效速此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者則當一無所預而尊奉許王於是不爲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得美矣此非知遠所及也敬瑭西夷之人姓氏無所從出其舉錯雖不足責然夷而進於中國欲爲天下主不惟已當以禮義自力四方之應者固亦以禮

綱目錄其文

義望我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契丹圍唐兵於晉安帝問策於羣臣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分兵送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執政議竟不決贊華者契丹主之兄也明宗時爭國來奔

論龍敏之策必可解晉安之圍

龍敏之策必可以解晉安之圍者也契丹主深入常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雖許立石氏幾欲變計

立趙德鈞。況聞唐奉其兄歸奪其國。其改轅而北。夕不待旦矣。唐主既無斷。執政又不贊決。固天亡之。先禡其魄乎。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八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後晉紀

高祖

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瑋為大晉皇帝。

論石氏君臣
行險僥倖

賈誼有言。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為國有人乎。契丹雖強且大。然蠻夷也。河東雖小且弱。然中國也。必若假以濟事。後有太宗頡利之禽。猶不足以雪

高祖稱臣之辱。况冊命由之以出。國號由之以建。是契丹已有天下。不待入封丘門。御正殿。朝百官。受貢計。然後爲中國主也。可以爲首。而其於下處。豈非人道之大變。天理之反常乎。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昔楚子虔會諸侯于申。春秋書之。不殊淮夷。以預是會者。皆夷狄也。推夷狄爲盟主。相與朝事之。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王法之所必誅。聖人之所深惡。春秋書之。示後世大戒。彼諸侯耳。其責猶如此。况石敬瑭欲爲中國主而

北。而受命於契丹乎。或曰。此權時之宜。姑藉虜勢以立吾國。須它日幾會。則爲太宗之舉耳。愚謂不然。權者。權事之輕重。而從違之者也。莫大乎帝王。莫重乎理義。古之人行。一不義。雖得天下而不爲。以義重於天下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以義重於富貴也。石氏君臣。父事契丹。以立晉國。是以富貴爲重。義理爲輕。已失今日之幾。安得須它日之會乎。况人命脩短。豈能自必。太宗得報突厥。亦幸而已。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禮者。法也。君子則

行法以俟命。小人則行險以徼幸。此石氏君臣是非之決也。

契丹主悉以唐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帝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以帝兄子重貴爲太原尹河東帥。

耶律德光雖夷狄。亦可謂善於控御者矣。乘石敬瑭之資其力。遂取十六州之地。又聲言立趙德鈞。致敬瑭。維翰恐懼。力請。然後許之。以固其約。不殺唐兵。悉以授帝。以收士卒之心。命桑維翰爲宰相。

論耶律德光
善於控御

則國柄常歸乎主約之人。收葬張敬達。而戒帝無大故。勿棄桑劉二三大臣。則將相皆感其維持之恩。立重貴于河東。則石氏宗祀盡在契丹掌握矣。敬瑭之卒。年五十有一。然晚節已不堪。契丹陵辱之忿。設復壽考。安能必保信好之無虧哉。然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也。

唐主挈母妻子登樓自焚。

安重誨當明宗時。嘗請殺潞王從珂。其憾起於盃

論安重誨欲
伸宿怨

酒違言。爲從珂所毆。從珂醒而悔謝。重誨終銜之。及重誨旣貴用事。自帝二子皆敬事不少懈。而從珂帥河中。亦帶平章事。故重誨深惡之。使河中衙內將逐之。而請以失守誅之。此皆欲伸其宿怨。與排遏王建立等一意。非能爲明宗防未然之患也。而歐陽氏乃謂重誨先事而言。忠不見信。謀之。臧。至於赤族。則非事理之實矣。

吳徐知誥以李德誠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

二年

論周本持義
不力周弘祚
強父廢君

楊氏之危。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吳室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持義不力。爲子所奪。夫爲人子。以廢君強其父。是與廢父何異。方諸郟超。則超猶得爲孝。世衰道微。一至此極。嗟乎。

和凝爲端明殿學士。不通賓客。耀州團練判官張誼

綱目錄其文

致書曰。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竒之薦於朝。除左拾遺。誼上言。北夷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帝然之。

攻已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祖有預防之憂。善矣。凝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必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使高祖遂爲此。安能並行而不相悖。

論晉祖不問
張誼之策爲
可惜

綱目全錄其
文

然則備豫內脩。而聲形外見。戎心未啟。而我則先之。此於稱臣稱子。事之至難者。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不之問也。

吳主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肯署表。齊王誥卽位。國號唐。尊吳主爲讓皇。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丘不樂。唐主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以齊丘爲左丞相。而不預政事。齊丘愠曰。可不用老臣矣。唐主謝之。

宋齊丘不以徐誥受禪爲是。當諫。再三諫而不從。

論宋齊丘有
愧於荀文若

則當去。豈得為異。又相之乎。其有愧於荀文若。劉穆之遠矣。二公之死。蓋不獲已。齊丘之生。無羞惡也。徐誥所以處齊丘。以三十年交舊。曲意包容。蓋終長者。而齊丘情偽。悻悻多變。真小人也。是故為義而有利心。為利而求義名。二者不可得兼。使小人每視前事。而要其歸。亦必惟義之從。不為爾矣。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五代中原四方。孰非盜者。然創業之人。得之艱勤。往往勉於行善。雖曰竊名字。盜土宇。夷攷其事。乃有承平宴安庸常。

之主所不能及。彼以四海之大。荒忽怠傲而失之。此以一旅之微。儉勤兢業而得之。國家既立。政事足稱。一方之民。安土樂俗。則不可謂之盜矣。歐陽公以正統與朱全忠。而以盜目楊行密。豈以其所就有大小耶。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石氏稱臣子於夷狄。安行而不耻者。習慣如自然也。前未有此。何以言其習慣。五代以來。好養義子。

三年

石敬瑭患
患失無所
不至

至於廝役盜賊爲之。廝役至賤。盜賊至惡。一旦推爲天屬之親。與已生無別。則拜夷狄爲君爲父。亦何難之有。夫莫親於父子。非可僞合。故義子必從其父之姓。石氏旣父德光。而不改姓耶律。豈非以姓不可改耶。姓不可改而稱父子。以僞相有。非敬塘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亦豈忍以七年偷安之富貴。易千古不義之疵毀哉。孟子不云乎。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其可也。

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曰。吾安能向穹廬屈膝。帝怒。停官。

論王權可謂
不

唐末五代。臣弑君。子弑父。無姓之戎。爲中國主。遂舉中國臣於夷狄。孔子之所惡。春秋之所治者。靡不具矣。然以石氏之臣。攷之。請勿稱子。則有劉光遠。閉城拒命。則有王巒。挺身南歸。則有郭從威。勸之爲備。則有張誼。耻於臣事。則有安重榮。不肯屈膝。則有王權。用是見理義出於人心。雖世亂之極。有不可滅者。權之言。非特陳情。亦以譏帝也。爲晉祖者。聲言權訕君避事之罪。小則竄流。大則誅殺。

夫然後足以一具僚之志。稱事狄之禮。今止於停
任而已。是則晉祖固有未忘之良心。特爲大欲所
迫。不獲已也。不然。何爲聽張誼謹備之言。慮契丹
異日之患。徙澶州城跨德勝津。選建廣晉彰德永
清三帥乎。夫利之所在。小人所趨。固不擇是非可
否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
在敵國。則從敵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石氏君相
臣服契丹。乃利在夷狄之時。晉朝諸臣。得預使乎
之選。豈非至榮。爵列既升。賄賜又厚。王權不此之
顧。而以向穹廬下拜爲耻。甘心黜免而不悔。是非
羞惡之端。皎然著明。可謂君子矣。

四年
唐主徐誥復姓李。更名昇。爲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
廬。如初喪禮。立唐宗廟。以高祖太宗義祖爲不祧之
主。

亂臣賊子。初未必有篡弑之心。形勢旣成。譬之騎
虎。不得中下。使之至此。皆君父之過也。楊行密得
李氏子愛之。而諸子不容。乃以與徐溫。溫旣取吳。
其子之才。皆不能出知誥之上。遂爲知誥所取。據

論楊氏之過
徐氏之失

綱目節錄其
文

溫誥之初，依附人以求富貴耳。而終乃移其國。故假宰相以權，楊氏之過也。用異姓為子，徐氏之失也。其自滅宜矣。徐誥既復姓，為考妣發哀成服，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徐氏何異乎。

梁太祖以來，大政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命行制勅，講典故，治文書而已。帝懲安重誨專橫，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委宰相分院判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唐以宦者為之。梁戒其禍，更用士人。雖備顧問參謀議於中，不專行事。

論石晉樞密
院名廢而實
存

綱目節錄其
文

權實重於宰相，至郭崇韜、安重誨復樞密之名。而歐陽氏乃謂權始侔於宰相，恐考之未詳也。其曰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此言是也。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去院事之稱，而銷毀其印，罷其司，存文書府史，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西京留守楊光遠上言，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

出維翰爲彰德帥

石氏之帝、維翰功力居多、使維翰而小人也、必陰結契丹以自重、上則脅制其主、使惟已之用、而不用他人、下則控勒士大夫、使惟已之譽、而不敢議已。晉祖旣受命契丹、以維翰爲相、亦當謹守初約、無大故不棄也。今楊光遠乃以外臣論執政過失、而罷其樞密使、又上疏專言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而罷其平章事、光遠無契丹之援而反重、維翰有契丹之援而反輕、于以見維翰志在興晉而

論系維翰無心於挾虜

無心於挾虜。使其北向負恃、深得虜意。雖高祖亦不敢有所前卻。况光遠乎。

帝訪馮道以軍謀、對曰、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爲然。

道所謂歷代者、指梁以來、梁至晉雖三朝、經五六主矣。此三朝五六主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夫安得可守之成規耶。道相明宗不能爲之定嗣、以召鳳翔之師、及相廢帝不能爲之防患、以致河東之變。石祖聞其言而不思其事、遽以爲然。

論石晉君臣不知宰相之職業

五年

蓋其君臣皆不知宰相之職業也。故爲君者以腹心委之樞密，而爲相者受成命，行制勅，講典故，署文書而已。至是雖罷樞密，而大政密謀猶人主自決，宰相不預聞也。宰相無所不統，而大政密謀不得預聞，則興亡之際固不任責。時君亦不以責之，使姦邪之人得以饗處富貴晏然而不耻也。向若石祖聞道言而思成規之效，或少警矣。

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帝曰：吾重信義，契丹以義救我，我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副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臣何屈節之有。

論安彥威詔

晉高祖之言，可謂實矣。以一身之故，不敢有飾言，而安彥威乃以帝爲蒼生答之，何其諂諛歟。古之聖王，謹華夷之辨者，正恐其猾夏禍亂浸淫，不可勝治也。如取其爲蒼生，則召陵城濮之績，不應見於春秋，而被髮左衽之憂，不應歸功於管仲矣。考晉事之始，稱臣稱子，割十六州爲賂，然後契丹立之。方是時，高祖未有中國之分，其存亡得喪，蒼生

何預焉。及出帝立，景延廣欲叛契丹。李崧曰：「當爲社稷計，則猶可云爾。」

西京留守楊光遠入朝，徙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論晉祖不當
貸楊光遠擅
殺范延光之
罪

信者帝王之大寶。唐廢帝篡弒得國，未有治之者，亦少安矣。獨以失信於晉陽，遂取亡滅。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春秋善胥命，惡誓盟。取荀息之死，嘉蕭魚之會。蓋嘗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石祖遭潞王失信之疑，其於契丹以守信爲重。旣許范延光以不死，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可謂確矣。而楊光遠擅殺之，使延廣臨禍，以鐵券爲言。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帝當責以專殺戮而尸之。爲延光報仇，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王爵，易處大藩。他日又襲晉安降虜之故，召契丹以攻晉。晉祖於知人用法，兩失之矣。然則范延光之死，不獨以重載招禍，蓋高祖不當從光遠之請，使延光居

綱目節錄其
文

其治下也。延光之反，光遠為大將，攻之歲餘，不能下。高祖以計降之，此固光遠所歎其欲圖延光也。久矣。而高祖不之覺，使墮其計中，又不為之報仇，是亦高祖殺之也。無以享國之言，五年而復，可畏哉。

六年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上表請擊之。帝不許，遂舉兵反，兵敗，為其下所殺。

論安重榮匹夫之勇

安重榮耻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興師，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

綱目全錄其文

而去者。無寧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在晉陽，嘗牧馬，犯僧田，僧笞之。至是，召其僧慰喻贈遺，眾心大悅。

論安重誨張格石勒劉知遠四人器局

安重誨不忘從珂之毆，張格不忘曾柔之窘，不能免其身。石勒釋憾於季楊，劉知遠平怨於僧人，終以濟其大業。夫四人成敗，豈專為此一事。史之記之也，亦欲使人由此以觀四人之器局。一事如此，

他事從可知矣。據崇高之地，有容載之勢，而芥蒂
不忘，睚眦必報，懼者衆矣。其誰肯輸情素布四體，
爲之用乎？使石勒知遠忿然快意，夫何難者？然寧
恐而不爲，則以所圖者大也。勉於蓄德，尚能爾。况
君子以天下爲度者乎？

馮道李崧屢薦杜重威之能，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
恨二相。

晉祖心虞契丹爲後世患，而謬於用人，爲楊光遠
而出桑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

論馮道荐杜
重威景延廣
以喪晉

綱目全錄其
文

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
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它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
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
爲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
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
今畜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
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

論通鑑五代
史虛實

氏乃謂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魚鷄卵殼，必家至而口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寬境內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如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歛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七年

漢高祖龔爲人辯察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

論宦者無父子安有君臣

劉龔之不智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彼不能推故也。是故韋玄成讓爵，宣帝以之感，淮陽張佚正色，光武使之傳儲嗣，李勣出於羣盜，太宗失於託孤，潘崇爲人不端，楚成謬於教子，彼趙高胡亥之事，亦昭昭矣。龔乃疑士人而宦者是信。

宦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孝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乎

帝寢疾一日馮道獨對命幼子重睿拜之又令宦官抱置道懷意欲道輔立之帝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

晉獻公殺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而立其所愛屬於荀息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死之考其事之是非息從君於昏者也其守信不二非可復之言也而春秋以死節許之者立輕

論馮道背顧命以自結於虜

諾苟從反覆失信之教也晉高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盍登時明言之乃含糊不對高祖必謂道已喻意矣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為如何初高祖見諸子于契丹主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可也其時雖為擇留守晉陽者然契丹主固已有立之之意矣高祖舍重貴而託重榮是不欲再世受命于契丹也馮道背之將以自結于虜耳其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者非情實也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盟則以為耻而為之諱况天子而為夷狄

綱自節錄其
文

所立辱孰甚焉。視君屈辱無憤耻之心。則將安於
篡弑易位之朝。坦然不疑。而三綱絕矣。而臨川王
氏。眉山蘇氏。皆盛稱馮道。曾不少訾。則不知其意
之所存也。

齊王

八年

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
而不臣。帝從之。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延廣復荅以不
遜語。

論景延廣慨
然欲洗晉耻

卽事而論。景延廣任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卽情而

論。是亦劉知遠郭崇威王巒王權諸人所見彼數
人者。適不用而延廣適當權耳。觀延廣激怒契丹。
若與晉有深仇。致虜兵以亡之者。其實則以晉父
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
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
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鬪。何能善終。狹中淺
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
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脩政事。不
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北狄矣。

綱目節錄其
文

論出帝封皇
伯敬儒爲宋
王之失理

追封敬儒爲宋王

五代史於晉高祖書封子重貴爲齊王。於出帝書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而曰豈無意哉。自以謂深有意也。其析而辨之曰。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而書皇伯者。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而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何必諱哉。聖人又以爲人後者所承重。故

加其服以斬。然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用之。而晉氏不用。蓋亦習見閭閻鄙俚。苟偷竊取欺僞諱之之事也。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意甚決。其詞甚費。而不自知其理之失也。出繼之子。固有所生。有所後矣。既有所後。則不得號其所生日父母。故以伯父母若叔父母稱之。天生萬物。皆一本也。豈有二本者乎。不得已而以兄弟之子爲子。述天理而時措之。則

言身管身 卷二十九
父母之稱歸於所後而變於所生矣。禮云爲其父母報者以不可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也。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則無以辨其爲人後矣。此立言之勢非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是聖人立二本之教率天下而墨道也。臣不可有二心於君而子可有二心於父乎。夫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而自欺曰我之所生其子亦諱其所從生而欺其九族曰今父真我父吾固無兩父者此則閭閻鄙俚之習矣。學士大夫之家非苟偷竊取不自欺曰

我之所生我以無子之故此取諸兄或弟也其子亦曰我固有所生今爲人後不得顧私親矣如此無欺無僞不如閭閻鄙俚之習豈不簡易明白可爲通制而公行曷嘗諱哉不此之論而徒取閭閻鄙俚之習以例夫取兄弟之子以爲後者謂皆有苟竊欺僞之行則過矣又曰服外物也故可以加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夫服稱情而爲輕重者也衰斬功總被於身雖曰在外而擗踊哭泣發於心豈亦外耶使爲人後之人不得已而爲所後

服衰麻而情實不至。爲所生服菽齊而情實過之。其爲苟竊欺僞。又有甚於閭閻鄙俚之習矣。爲彼則不可。爲此則可乎。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此乃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同用。豈特晉出帝哉。晉氏之失。乃不在此。按史。宋王敬儒者。敬瑋之兄也。信義英進。睿果六子。而冠以重字者。敬瑋之子也。重貴者。敬儒之子。高祖子

之爲子也。則未知高祖未有子之時。已子重貴乎。抑四子已死。睿果未生。而子之乎。又不知敬儒惟重貴一子乎。或重貴有兄及弟乎。使高祖未有子。或四子已死。睿果未生。敬儒又自有長子。則重貴爲高祖子。何不可耶。必也高祖既有子。而敬儒無子。則高祖當以重貴歸之。而重貴不得貪所繼。而忘其本也。雖然。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而君子猶謂苟無兄弟。而繼祖之宗。復絕。則雖長子亦當繼祖。此可以義起者。石祖盡出諸子。見耶律德光。德光

指重貴爲可以此攷之必敬瑋未有子之時取諸其兄後雖有子相繼早世睿果又幼故勢不得歸之歟敬儒之有子無子及重貴爲長爲次皆無所考證史亦不知敬儒於高祖爲親疎又疑敬儒當高祖世不得封及出帝然後封之此亦非難喻者高祖不封敬儒必以屬疎而未及也出帝封之固爲所生之親耳重果夭高祖疾革命抱重睿寘馮道懷中乃齧齧兒也高祖爲帝之初重貴已堪留守北京年亦長矣又歷高祖在位七年高祖乃欲

背契丹所指而立齧齧之重睿以當君父之契丹此馮道所以難於負荷也原道之心豈爲不以重貴爲高祖子則不得立特從契丹之所謂可者而已亦非有意諱其所生而欺天下也若曰重睿在重貴安得立其立不以正猶之可也有如無重睿則重貴之立固以正矣封敬儒爲宋王是臣之臣之不可也則稱高祖曰皇考而毋李太后於宮中又稱宋王曰皇父而用追王之禮冊皇父爲皇帝而毋安太妃於別宮此漢哀及段猶冷褒得罪於

讀史管見 卷二十九
當年與來世者。歐陽公必欲以私意是之。安能易喪禮加斬報服之正法哉。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人。於論爲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槩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慎。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唐主疽發於背。謂齊王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論餌藥求壽
皆錄貪本不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

除

何益。今無疾而餌藥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貶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異端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高事。用心禍形於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冀後身。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夏四月朔日食。

五代史司天考言史官所記日月五星之變。至於

論晉出帝即位未幾有陰

氛侵形象，出沒銷散，其說難據。至於日又有冠珥環暈，纓組負抱，戴履背氣，或十日之中，所見七八，而背氣尤多。夫以春秋災異衆矣，孔子悉書之，尤謹於日。然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寧無冠珥等象，乃未嘗及，獨以食為異焉。而後世尤忌正陽之朔，正陽之朔而日食，其君鮮不及禍者。故杜預釋正月之朔，隱未作曰：四月正陽之月，隱陰氣也。天福八年夏四月，晉出帝即位未幾，失德未形，而有陰隱掩陽之徵，天之告戒亦著矣。帝苟鑒唐莊宗近事，或少警乎。

論馮道視丞
淫猶常事

立皇后馮氏，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為娶馮氏女，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帝遂納之。

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禮文之繁碎，與其制度，所謂當年不能究其業，終身不能極其數，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施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聖之教，則雖市人有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懵乎。此乃王震腐儒學

不知要。徒尚文義。叢脞軼轡。迷塞人之知見。故使將家子尤難於悟入。震則然矣。馮道非武人。於馮后之事。曾無一言以警君。昏視其烝淫。猶常事然。蓋其心習於順從。爲固寵安身之計。雖朝爲君臣。莫爲仇敵。無所不可。則馮后之事。道固不以爲異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閩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

綱目節錄其
文

論王安后不
若鄭元弼

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噐之諭。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反此義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已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閩。無道之曦。猶能爲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

之何哉。

晉開運元年唐給事中蕭儼以直言貶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今日反見防耶晟漸懼遽罷之

論孫晟不憾蕭儼之言

綱目節錄其文

服過爲難受責如流秦穆之所以自警孔子之所
以深取之也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
特以遏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
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內愧又
加懼心不以儼言爲憾因而擠之又下石焉不亦

賢乎或問服過爲難受責如流者皆可與耶曰人
心不同有虛而受之有泛而聽之有外示容納中
實拒之虛而受之克已改過誠君子也泛而聽之
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愿而不立者也外示容納一
以收聽言之名二以察異同之趣中實拒之則其
僻見邪志自有所主而不肯與人論辨恐人之窺
之而諫之此大姦大慝之人也若槩以受責如流
許之則堯舜之所憂畏而難之者也

帝居喪朞年卽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奏

論晉舉朝逢
惡

三絃琵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奏請聽樂帝不許

失禮之君蓋有未暮而用吉者矣出帝逾年聽樂又避其名辭羣臣之請孟子所謂王猶足用爲善者而當時百官無一人規諫反因而勸之是舉朝皆逢惡者國欲不亡得乎亡國者未必皆力爲不善爲臣下所迷誤多矣納叔母爲妻而不諫宅大憂鼓樂而不諫它日桑維翰諫其侈費固不聽也侈費之事得與彼二者班乎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畧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帝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以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慎事自守而已

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仲威李守貞張從恩張彥澤之徒皆

論桑維翰於
知人善任則
不足

爲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旣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謀議不得預聞。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啟上心。解崧之意。使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爲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亦豈遽亡乎。由是觀之。維翰於宰制運動。固有餘裕。而知人善任。則不足矣。

綱目全錄其
文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敗去。帝命李守貞討光遠於青州。契丹援兵不至。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光遠不許。遂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乃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殺光遠。起復承勳爲汝州防禦使。承勳後爲契丹嚮而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似也。旣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向來之請。乃託以爲名。其情實反矣。承勳及二弟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

論楊光遠父
子自取殘滅

二年

光遠為李守貞所殺而已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為劫降之計歟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戕之蓋自取也帝之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

論劉知遠有
弊虜良策
綱目節錄其
文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由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畜其力相

為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耶律德光豈能得志於中國知遠非徒以此處晉室事宜其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契丹大敗于陽城諸將請追之杜威李守貞曰不若全軍而還

論杜威李守
貞不知止寇
良策

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果劉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奔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

或○過○或○不○過○惟○其○可○而○已○契○丹○陽○城○之○敗○勢○如○崩○
山○下○馬○者○不○復○能○上○德○光○乘○橐○駝○而○走○其○非○僞○遁○
而○有○覆○明○矣○所○宜○蒐○簡○精○銳○分○道○而○躡○之○待○其○勢○
窘○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
圖○也○雖○然○杜○威○李○守○貞○方○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
苟○知○此○策○尚○不○肯○爲○况○不○知○乎○

綱目全錄其
文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請和帝遣使奉表稱
臣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
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

論契丹詭詐
之智

入大梁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當時及後世聞契丹不戰之言鮮不追咎不再使
之失夫豈契丹真情哉夷狄貪而無親惟利是就
彼初立石氏時已納趙德鈞之言其後又受楊光
遠之款又聽趙延壽之計使石氏旣亡而中國不
可取則又用前術付之一人而享其利耳旣已得
汴謬爲好語以欺衆謂過不在我此夷狄詭詐之
智也未幾對趙延壽曰吾五年不解甲豈爲他人
其情如何或者輕忽士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

大訓。反譽夷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有令必聽。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滅亡之禍。亦獨何哉。

三年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勤矣。考之五代史。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決溢之災。蓋悉書之。而日食變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又曰

論歐陽修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

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蓋有國之所重也。此說蓋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也。使占家昧於推步之數。曆家昧於變動之象。則安能臻其妙乎。蝗旱霖雨。豈人力所爲。旣書之以爲災。則天象變動。其異尤大。安得不以爲懼耶。儒者博極羣書。據經持論。將以明斯道。沃人主。而不明天

讀史管見 卷二十九 三十一
人合一之理。不達仲尼所書日食之意。則於晉出
帝又何責焉。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
城內附。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巒與天雄節
度使杜威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以爲然。大發
兵赴之。

論出帝自塗
其耳目

君人者聽聰視明。則四海雖遠。可不出戶而知之
矣。聰明柰何。耳目無蔽也。無蔽柰何。所任得人也。
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是寄耳目於輔相也。又曰。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是寄耳目於臣僕也。
又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寄耳目於諸侯也。
貴而輔相。次而臣僕。衆而諸侯。莫不得公忠通達
之人。而無諂諛蒙蔽之患。則何幽之不聞。何隱之
不見乎。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爲相。先
信趙延壽。思歸。又信劉延祚內附。遂興大衆。爲虜
所致。向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踰度情僞。不
輕舉措。以取敗亡。然則專國者李崧也。任崧者出
帝也。當用者不用。當信者不信。自塗其耳目。至於

綱目節錄其
文

路仆又誰咎哉

杜重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下。

事之遠者，容或不知，耳目所接，宜得法戒矣。覆轍在前，躬駕而蹈，非其不靈，有所蔽也。出帝之蔽，謂何愛其姊，施及其夫，故有罪不治。有請必從，驕將握兵，有罪不治，有請必從，此固反逆之端。堅冰之戒也。陽城之役，重威初不欲戰，爲諸將所迫，旣幸而勝，又不肯追虜，其心異矣。桑維翰請因其擅離

本鎮而廢之，庶無後患。可謂著龜之見矣。及其使公主請益兵，盡取禁軍而去，乃康義誠之策。出帝猶不悟。夫高祖社稷，與弟兄一言孰重。大臣匡救，與私戚懇請孰切。信愛之極，至使宗廟爲墟，豈其心固欲如是哉。蔽而不自知也。夫公主與帝非同母，其心固爲杜氏。况有高祖故事乎。高祖以姑之夫而取唐，則杜重威豈不欲以姊之夫而代晉。與其爲帝之姊，爲節度使之妻，曷若爲帝之后，爲天下之母。此乃杜郎夫婦之志也。

論桑維翰無
他策

開封尹桑維翰請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曰：晉氏不血食矣。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焉。惜其言之不達，而晉之亡也，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境土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况爲之下乎。以古事考之，莫不然也。

杜威之降契丹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將兵先入大梁，遇辭。至平棘，謂從者曰：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論皇甫遇之
事通鑑爲信

契丹之再入寇也，皇甫遇與慕容彥超覘虜于榆林店，力戰被圍。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引兵救之。張從恩曰：若虜衆大至，盡吾軍不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當死生以之。萬一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前，契丹望見卽解去。當是時，遇以數千當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史

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司馬氏編年通鑑。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當誰之信。使無考異以折衷。則遇亦威耳。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倍道疾驅。先取大梁。城中大擾。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反。令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責以負恩。是夕見殺。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皆有本原。古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末世。况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所對者新勝之契丹。豈潞

論桑維翰有
謀國誤國之
罪

綱目全錄其
文

漢劉知遠立
仍稱天福十
二年

論石氏尚軍
功而不知軍
政

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崛起。自奮亦克有立。則知國
僞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拊摩豺虎。
與之共守犬羊。終見啗齧。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
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
維翰非取怒契丹者。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
初不相聞。死於張彥澤之手。故曰志在興晉。而不
爲身謀。亦足爲賢矣。

契丹主怒張彥澤剽掠。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
殺士大夫。市人破腦取髓。齧肉食之。

歐陽子曰。視彥澤重威之死。而晉人所以其心者。
可見晉人之憤嫉。怨怒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
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豈非臨亂之君。各賢其臣。
歟。愚謂是則然矣。然彥澤之見任而得權。自石敬
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嘉其有軍功。故使爲藩鎮。
戕書記張式。諫官刑部凡五六人。極諫力論。終不
能回眷待之意。以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而
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作春
秋。寓軍政於三綱。其陣法隱然如天建地設。最堅

而不可破。非魚麗偃月之比也。兵家上策，先自治。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措而不亂，乃戡亂除殘。百戰百勝之幾也。春秋書宰咺歸賵，考宮獻羽，子氏薨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間者也。室叔毋爲妻，則夫婦之義亡矣。隱公得國，不書卽位，州吁弑君，不稱公子，此軍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蠻夷爲父，則父子之倫廢矣。天王崩而不書奔喪，武氏子求賻而不書會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爲中國主而臣于契丹，則君臣之道亂矣。三者旣失，雖日行善政，月施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顛。又况政法不立，如庇重威彥澤之類乎。是故力足以扛鼎揭旗，勇足以扼虎曳象，總貔貅之士，連百萬之衆，曰勝而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本，終不能濟以古而監，何代不然。

契丹鎖景延廣，送歸其國，延廣扼吭而死。

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

論桑維翰和
契丹於前景
延廣激契丹
於後

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或限隔之，或驅斥之，或禮貌之，猶不能絕其侵陵暴侮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餽餉，便便惟謹，宗廟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眷，有不及焉。夷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維翰和之於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後漢紀

高祖

劉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伐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劉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劉知遠

綱目節錄其

文

論劉知遠不可責以無君
詎之義

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五代史不當
以幸福責知遠也曹操挾持獻帝剝削漢室以建
大魏司馬氏猶謂其取之羣盜非漢之篡臣漢有
天下四百年曹操之罪尚蒙末減石晉之宗社漂
搖岌岌如燕巢危幕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能摧
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自立乃在石氏滅亡
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嗣源敬瑭郭
威其罪爲如何此責人已甚之過也若夫漢不自
建年號而用天福十二年略去開運之紀則非矣

削開運者誠有憾於出帝也用天福者示不忘於
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處斥之可也歐陽氏因是
而及人君卽位稱元年者常事耳非古所重謂一
爲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
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學之說也則陋
哉甚矣脩之易其言也脩固嘗云均是棊也而有
勝有負勝者所用卽敗者之棄也小數尚爾况孔
子宇宙在其手而萬化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爲以
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

同人之爲人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貶之微之衆之進之之不同。有年大有年一也。及春秋筆之。則爲變異。薨弒卒葬一也。及春秋處之。則有因革。是故元日見于舜典。元后見于商訓。元年自古稱之。孔子祖述爲春秋紀年。其名雖同。而以正次王。王次春。係於元年之下。發明人君之大用。則古未有言此義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用。卽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

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爲本也。萬物資焉。其仁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而動。慎終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昏庸之主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爲常事。未嘗有法出於曲學之說。豈非陋乎。是故議元之所以爲元。然後春秋之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義。春秋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爲傳心之要典。問其目於君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體也。及邾宋盟。安心也。克段。賊心也。歸仲子。

謂邪心也。祭伯來。二心也。益師卒而不日。慢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美號紀元。既失之遠。又有中元後元。或一君而屢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先正其心者。故其行事善少惡多。其惡也。純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者何獨不然。故為人君止於仁。孔門高弟。未有不問仁而傳聖學者。必以仁爲符節也。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衛宣公淫亂。遂爲狄所滅。晉室三綱絕矣。遂召五

論唐世好結
戎狄流及五

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據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脩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

未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劉知遠蓋出于沙陀。及周世宗作。然後如日初升。而曠氣漸卷矣。

契丹主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爲樂。在此令人

綱目全錄其
文

論夷狄乘間
竊入不旋踵
而掃滅

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而其才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啟大業以垂裕厥後未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疎斥之其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據自古帝王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種矣此非特人事乃天理也或曰天理乃北狄其都洛最久亦

天理歟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并則拓跋氏豈能免索虜之誚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世而較夫夷狄之乘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爲善不使小雅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論耶律德光
以空言惑衆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賂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爲謀者。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背君殘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扶立重眷。戢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過。而楚莊王之罪益著矣。今乃恃強滅人社稷。貪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遲留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夫夷狄之性貪而無親。疆則爲虎。弱則爲鼠。抑鋒止銳。擇義而行。乃王者之師也。方契丹入寇。交戰于河北。屢欲退走。非敢以必勝自處也。及得汴。乃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南北無戰矣。又謂汴人曰。我無意此來。景延廣召我耳。此皆以空言惑衆。而收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謂中國有不及焉。嗚呼。夫豈偶然哉。

初契丹留蕭翰爲汴州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

綱目飾錄其

以

也。及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立從益為帝。淑妃泣曰：是禍吾家也。翰既去，淑妃遣使奉表迎帝，仍出居私第。帝至洛陽，殺之。淑妃且死，曰：吾見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

奪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為一人心，防後患。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也。然鮮有不旋中其禍。特父近之不齊耳。李從益者，宜死於石敬瑭，而敬瑭能

論劉知遠殺人之于宜運 蘇不長

全之。其於劉知遠則隔代矣。形勢銷微，無十夫之翼，且迫於蕭翰藉手，非有復業之謀也。知遠何憾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宜運祚之不長也。寒食以麥飯洒陵，何禮也。此歐陽公所謂野祭而焚紙錢，禮樂幾何而不壞者也。天下之理，莫大於人倫。人倫有五，莫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滅盡矣，何有於禮樂？然而寒食野祭與伊川被髮而祭於野者，似而不同。先達謂亦因乎俗而不害於理者，比諸時祭，致簡焉可耳。後世禮廢，有班荆

藉草而飲食則望墓爲壇。雖非經禮未甚有害也。以紙爲錢。自明皇用王璵而行之。至出帝已二百餘歲矣。苟以爲異者。人生而幘帽帶靴。皆祖狄服。死而鼓磬螺鏡。皆用戎樂。凡冠昏喪祭射御食饗。其合於古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噐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視野祭焚紙錢。幾希。儒者當隆盛之時。遇賢明之君。居公卿之位。視禮樂廢壞。及前代之弊事。莫能更革。而於出帝亂亡之君。舉措之失。深嗟而重嘆。

之何歟。故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制建宗廟。高帝光武。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論漢高遠祖
高光不害其
非禮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沙陀部人也。夷狄無姓。處月者。西突厥之小部也。朱耶者。處月之別部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高宗永徽二年。朱邪孤注見于史。至憲宗

時朱耶盡忠及子執宜見于史。自號沙陀。以朱耶爲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王也。姓無所從出。與其姓李姓石姓劉。猶不若自號爲朱耶之不失其本也。是故漢高遠祖高光。雖踰前趙。不害其非禮。立四親廟。則高曾祖考之入居太原已久。非僞爲也。馮道所謂事當務實者。此類可矣。

楚王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以廢長立少。激怒之。希萼在朗州。希崇常訶希廣動靜以告之。約爲內應。

論馬氏之亡
無日

馬殷嫡長子曰希振。有賢譽。而希聲以母愛越次得立。其弟曰希範。希萼。希廣。希崇。夫希聲旣可以先。希振則希廣亦得以先。希萼而希崇亦可以叛。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家者之大節。殷旣不達高郁。又不得盡其忠而死。張少敵拓跋恒諫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無日矣。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延祚四百年。傳世二十有一。故立嗣以嫡。無嫡則長。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

哉。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攻圍鄴都。張璉將兵助杜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以死爲期耳。及食竭力盡，重威出降，帝誅璉等將校數十人，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

司馬氏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論漢當以亡
晉之罪誅杜
重威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今漢高之興，豈爲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累行之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末年之道。况重以三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旣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殺矣，無亦赦其違命拒守而數其覆亡晉室，肆諸市朝，布告中外，則無殺降之過，而足以示除惡之戒，不亦善乎。

隱帝

漢乾祐元年

侯益厚賂執政，得兼中書令，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

綱目錄其文

景崇聞之內不自安

論君相召天下之亂

王景崇受命經畧關西已而自叛連趙思綰推河中李守貞為秦王所以然者漢祖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夫景崇巧佞人也事唐明宗晉高祖後求用于蕭翰又事許王從益最後事漢而叛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藉之武夫至於反覆之甚者則與國之君亦宜有所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漢祖於亂臣魁首如杜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如王景崇之無固志而委以密謀使伺察藩鎮楊邠

等又貪受賂遺信侯益之誣毀致景崇之煽逆至命大將出重兵彌年而後克則威柄倒持而國祚易矣是故天下之亂未有不自君相召之者也

以楊邠為相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濫為眾所非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

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視

論楊邠之靳與二蘇之濫均失

天下學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爲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史弘肇皆吏卒之黠亦安知經史所言與儒者所施直惡書生文士爾。邠以廩實兵強爲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爲可定國家納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邠晚節頗通搢紳知史傳有用課吏傳寫然何及矣。邠爲相矯二蘇除官之濫難於選拜史謂自漢興至亡士大夫有不

霑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邠之靳均失也。然濫猶或得○人○靳○則○皆○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亡○纔○四○載○以○是○爲○久○者○安○得○謂○之○久○也○

綱目節錄其

文

河中未興鳳翔三鎮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爲西南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馮道曰守貞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愬致亡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

論馮道老於
取國

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爲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顧已趨利者，莫如馮王。若當漢祖朝，誠未至是。隱帝幼冲，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日事多壅蔽，始置獻納函，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比日以專權貪縱，賣官受賄，二人之子亦然。業旣被誅，處回罷免。於是蜀祖懲蒙蔽，開言路，以祖亡國之主，尚能如此，况興國之君乎。然則前世有設官掌匭而立之法，曰：某事得言，某事不得言，先責以保識，加以拘留，俟見其無大忤犯，乃下釋罪之令。是豈先王立誹木，置謗鼓，無伏小人之箴，聞怨我，詈我，則皇自敬德之意哉。

李守貞求救於唐，唐主命四將將兵救之，軍于沂州之境。時唐士卒莫有鬪志，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乃退。

論李守貞投
南唐唐主援
守貞兩皆無
說

唐主遣帝書謝過請通商旅赦守貞朝廷不報

取人以集事投人以援已兩必有說無說是無義
無義必難濟矣李守貞事晉而叛晉降契丹而叛
契丹歸漢而叛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
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中原主也南唐未嘗相通
誠欲相通非禮不可今出兵境上牽制漢人及不
能進乃始遣書謝過而爲河中請則其援守貞也
持何說以爲辭夫一人三反守貞之敗亡不占而
決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者販繒屠狗之人或
可使將去魏逃楚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
也其國之不競也宜哉

二年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
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辭不見卽以頭子
命保義節度使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
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
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
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而所爲如此蓋習

言史管見 卷二十九 五十一
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
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
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
而常杜其漸也。

論五季之亂
法制紀綱不
足論

歐陽子之論。出於履霜堅冰。可謂不謬矣。然五季
之亂。所謂江海橫流之勢。慎微杜漸。於誰責而可
乎。朱全忠急欲篡位。不能俟九錫於旬時。明宗潞
王之入汴洛。皆因亂兵撫掌而得之。石晉假令戎
狄不由階級。直拜天子。劉知遠乘中原虛位。折筮

渡河。如入無人之境。思亂之人。足不待跂。瞻烏之
士。目不及瞬。蓋四五十年間。同一堅冰。尚何法制
紀綱。壞不壞之足論耶。莫尊於君。不可變置。莫重
於國。不可廢徙。五季更代如奕。基然。則郭威以樞
密使頭子。易節度使。如易戍卒。何足怪者。比之安
重誨。殺任圜。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猶為不暴云耳。
且謂威是時。未有無君之心。無乃於推見至隱之
識。有不足歟。

郭威至大梁。帝欲特賞之。辭曰。籌畫出於廟堂。兵糧

論郭威先賂
而後得國

資於藩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徧賞之。於是朝廷而
政大臣諸道節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
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卽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
矣。後唐晉漢諸主。先得而後班賂。周太祖先賂。執
後取國。故易姓之日。中外帖然。雖五季習亂。亦威
處之有術也。而歐陽子謂當是時。威未有無君之
心。可乎。

綱目節錄其
文

三年

朝議以郭威鎮鄴都。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

領樞密使。蘇逢吉以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
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逢吉曰。以內制
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以威爲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
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之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
方隅之任也。唐嘗命宰相兼一道節度使。已失命
官之意。然方隅警急。如裴度總師。猶之可也。非宰
相而爲節度使。帶平章事。又何義乎。如曰平章事

論以外制內
之驗

言步管身 卷二十九 五三
虛名耳。姑以重節鎮之勢，猶之可也。今郭威出鎮鄴都，而身為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雖非君子，然以內制外為順，以外制內為非，乃經國之論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政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五代輕宰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二矣。又命樞密使鎮臨別都，是政出於三矣。又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國，反覆如奕棋，不亦宜乎？曾未期年，鄴兵渡河，宿衛莫禦，公卿相繼迎拜。豈非以外制內之驗乎。

大風拔木發屋，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莫如脩德。帝又問如何為脩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趙延乂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乂，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原一百六州之地，

論趙延乂之
言亞於康澄

且為漢有，周亦焉能取之。大風拔木，非小變也。成王當之，則轉災為福。隱帝當之，則變存為亡。天人之際，夫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

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是時太白晝見，急兵之告也。大

風拔木，蒙亂之象也。比歲日食，君德虧缺之應也。咎徵如此，儻如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德，欲銷平之，亦必可免矣。

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人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廩虧耗，雀鼠食之，有司之責也。亦使百姓償焉，斂既重矣，然稱曰雀鼠之耗，尚為

有名王章乃使十倍而償謂之省耗則非所以爲名也十則曰十百則曰百千則曰千萬則曰萬減其數以八十爲百既非實矣然入之於公出之於民皆以八十尚爲均一王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謂之省陌則非所以爲均也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頭子者故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何王章以此佐國用不乏於一時信號爲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亡身之所以貴而遂殺者乃自於此故言

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謙爲莊宗刻剝而明宗誅之張延朗爲明宗括取而石祖誅之王章爲漢氏摺撫而嬖倖誅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我哉其後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衆憤收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爲多也而聚斂者曾不知戒焉故嘗觀禍福循環莫不以類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聚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亂曰讒險曰害賢此皆出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章尤不喜文士

而害之者乃嬖倖小人。非文士也。是故背理反道。威福自恣。如李林甫。一夕屢徙眠。家人莫如其處。所以避怨仇。防刺客者至矣。它日斲其棺。抉其舍。褫其服章。塋以桐棺。籍其家財。而流其子孫者。不出於張九齡。而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當疑。忌所不當忌之報。姦邪同一軌也。亦可爲後世之戒哉。郭威至封丘。人情凶懼。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

論漢之亡不
不係於李

濤之言用不

舊之臣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濤言。及世宗謀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謂濤先見未形。以愚觀之。恐皆不然。楊邠胥吏也。郭威軍卒也。夫豈廟堂之器乎。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必代漢哉。借使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郭。使隱帝驕侈不生。嬖倖不用。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樞密使未必

綱目節錄其
文

論漢隱帝不
知晉厲燕簡
衛獻之戒

能篡位耶。是故漢之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
之用不用也。

帝出戰敗走，爲追兵所弑。

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嬖人胥童
夷陽五殺駒伯、苦成、叔溫、季尸諸朝，俄焉厲公爲
藥書所弑。北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大
夫比殺公之外嬖，而燕伯懼遂出奔，衛獻公戒孫
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鴟於囿，
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殺公之

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復，是三公者見
於春秋，春秋不以罪弑逐之，臣於厲公則稱國以
殺於燕簡，衛獻則以自奔爲文，非與夫弑逐者也。
臣而弑逐，其罪易見，不待貶矣。君而見弑見逐，豈
無以取之乎？故輕輔弼，蔑冢卿，與小臣謀之，與賤
人圖之，事成則失身而見弑，晉厲公是也。事不成
則失位而出奔，燕簡、衛獻是也。事不成則報之輕，
事成則怨之毒，春秋備書之，以警夫爲君者。漢隱
不知前事之有此也，其及不亦宜乎。

論馮道外爲
不屈之貌內
有收恩之心

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拜之道受拜徐曰侍中
此行不易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荅郭威拜其情同乎昭
封王將代魏矣魏諸公欲拜之先納臣節也王祥
長揖示不爲諂首也若道者既嘗爲威畫策至是
威事已成道帥百官迎之而受其拜外爲不屈之
貌而內有收恩之心使見之者皆曰太師隆重不
爲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責之曰是輸誠於我
者吾取其大而畧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易

綱目節錄其
文

蓋意已相悉無可言者姑相勞苦而已然則道之
情狀見矣

梟劉銖首於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
吾復屠其家怨讐反復庸有極乎

劉銖之屠郭氏受命於李業非隱帝使然也郭威
不報厚矣其未得爲直乎

楚王希廣爲其兄萼所殺希廣臨刑猶誦佛書

違諫貪利以弟先兄信諂行賂以邀君寵事幾之
會至而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察此固溺於

論郭威不報
劉銖未得爲
直

論佛氏之說
不可行於君
臣父子之際

佛說者之所爲也。是故佛氏之說，施於精藍之中，束其徒以惑世，取人財以自養，則能矣。若於處父子君臣之際，猶推舟於陸，沒世不行，尋常資章甫以適越，窮千里而不售，則亦逃謬顛倒，歛手就斃而已矣。

郭威奏太后以高祖子贊承大統，遣馮道詣徐州奉迎，會契丹入寇，太后敕威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忽大譟，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贊已至宋州矣。威遺贊書云：「爲諸

軍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爲計？」道默然，遂歸。太后誥廢贊爲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上表勸進。

郭威旣入京師，雖未篡位，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恐衆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亟欲自爲，何必區區僞飾？」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以全宋王，免其無罪而死矣。乃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而五代史家人傳乃

論馮道老奸宿猾

謂威入京師，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等，殊無意，乃不得已下拜，而意色皆沮，未敢自立。因白太后，擇建漢嗣，而遣道迎贊。道揣威無立贊意，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今謬語矣。眉山蘇轍云：信斯言也，是道能以不荅拜折威奪國之心，而使威爲漢立嗣，道審爲漢者，或面折廷爭，或勸譬諫止，以大義動之，豈不賢於不荅拜之力乎？此之不爲，而甘心於鞍馬汴宋數百里間，行未及還，而郭公卽位，故愚以道承命而行，聞召而返，以去來宿

綱目節錄其

留資威之速取，斷其賣國之深情，不自知其言之當與否也。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終

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後周紀

太祖

周廣順元年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處之，乃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留守天雄，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赴鎮。

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悉曲密者亂世也。唐末方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

論親軍殿前
指揮使都指
揮使紛然其
數乃五代之

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爲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日就廢缺。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

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爲三牙。扈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方。戢心八蠻。及其乂也。軍政浸壞。參養厖庸。可爲儀而不適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顛危。一無所賴焉。雖政之舉息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悉。曲密本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唐太宗十六衛。

乃關內關外之良民也。三代王者六軍。乃畿內井
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
紂。以戒車三百乘。纜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
三百人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於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
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器行。卽位之禮也。執
戈。劉錢。戮瞿銳。立于門陞垂堂者十人焉。莫嚴乎
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于以見三
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

圖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
指揮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
况三代乎。必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
乎。

帝悉出漢宮寶器碎之。曰。爲帝王安用是。漢隱日與
嬖寵嬉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爲監。自今珍玩之物。毋
得入宮。

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
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

論郭祖偶合
帝王之盛節

川幽險絕迹之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賈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帝所惜中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輸。此錢非降于天，生於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加以橫斂，責以羨餘，暴人貪夫，以鞭笞校鈇，行乎百姓，財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以

賤貨而貴德也。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禁珍玩物，人君之所難，是以表而出之。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延美等。

初劉贇被徵，使都押牙鞏延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延美聞贇不得立，奉贇妃據州拒守。俟河東援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二人，二人不

綱目錄其文

論鞏延美楊溫不負劉贇

下、乃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爲贊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爲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贊未遇害時。爲贊固守。是爲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贊旣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爲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

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言之故。卽位。首用爲相。

論周太祖有
與志故示李
穀以微指

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爲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怨而無思。漢之爲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

漢周昨日爲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卽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爲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卽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蓋見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爲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

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爲尊君而作、履霜堅冰、畏末流滅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卽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代楚、楚王希崇遣拓跋恒舉牋請降、恒歎曰、吾父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旣不用、杜門不出、蓋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

論拓跋恒不能自免

希崇抑而使之其不以爲恥耶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嘗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夫馬氏兄弟傳國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崇又篡其兄皆恒所目擊使其見微則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覬之際退而耕於野則無辱矣

綱目錄其文

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反跡皆露奏請入朝帝即許之

論周太祖速慕容彥超之



彥超當晉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末彥超鎮泰寧聞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赴難此以死報恩之時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亡滅貪憚凶狡無足言者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周太祖待彥超甚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彥超於漢宜爲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得國當以敗師誤主之罪絕其朝貢罷其鎮守若不從命即致討焉方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

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令申遣近臣往諭指意。且稱其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啓寵納侮。速其叛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

唐以馮延巳爲相。大理卿蕭儼惡其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議者欲殺之。延巳奏曰。儼數有直聲。今所坐已經赦令。宜從寬典。儼由是得免。

惡直醜正。小人之情也。忘怨釋憾。君子之事也。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非誠也。詐也。然則在所與乎。在所貶乎。亦與之而已矣。自非聖人。未有誠於善。

馮延巳瑕
瑜不相掩

者。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今小人爲善。則毀之。曰是皆載僞。不足信也。則非大舜與人爲善之意也。是故聖人開徙善之路。闢改過之門。勵耻格之規。重怨艾之益。皆所以納人於善也。夫詐於爲善。方之力於爲惡者。孰賢。已方力於爲惡。而見人之矯揉矜莊者。必斥之爲鄉原。是惡直醜正。小人之情。而未嘗識夫鄉原者也。一鄉皆稱原人。謂夫同流合汙。掩然媚於世者。其與矯揉矜莊。正相反也。是故馮延巳唐之小人。而不報蕭儼。則君子也。瑕

言史管見 卷三十一
瑜不相掩謂此類也

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
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
拜

論天下國家
所患者莫甚
知在位者不
於學

人爲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途之人
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
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旦
爲帝王而以異代陪臣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
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

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
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
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
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
此然則學乎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
詣臺省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
之故撤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蔑刺史之權

論周太祖親
見越訴之害

言史管見 卷三十一
自赴于天子。此所謂以善爲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千百州縣之職。元首叢脞。而庶事隳廢矣。然則柰何。曰擇官師。簡法令。輕徭賦。抑奸猾。則民之負冤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爲治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敢於陵犯。不顧階級。非豪宗強姓。則侮文狡吏。相爲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顛倒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良貧下。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

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於○是○有○訴○人○主○於○蠻○夷○如○楊○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苟○通○幽○隱○下○酌○民○言○彼○百○姓○之○負○冤○無○告○者○皆○得○聞○於○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名○犯○分○無○所○顧○忌○之○爲○大○害○也○故○以○越○訴○爲○是○則○令○甲○不○當○禁○以○爲○非○則○赦○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其○人○法○令○易○守○

去民之所病者。豈惟越訴自息。等第之訴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亦思過半矣。

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每貪。至於爲民

論牛皮之害

大害。然後李穀建議。周祖革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爲輕。亦可行矣。夫農民之家。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矣。不幸而牛死。如喪其子弟者焉。然稼穡之賴。將不給。而鹵莽是念。飢寒是憂。所宜矜恤。方且使之輸角革筋于公府。吏胥芻緣。取求艱阻。於是一皮之直。爲錢纔數千。而所費乃相倍蓰。農民何以堪此。寧瘞埋之。隱匿之。則又有鄰保舉發私藏之罪。其罰尤重。不幸而

牛疫遂至於破家而絕產矣。農以食爲天，以牛爲力，而畜牛之害乃如此，嗟夫！且禁殺牛者，爲其妨農務也。故其法或至於死，命士市肉一斤，徒二年。雖情罪不侔，猶足見劭農之篤矣。殺牛之禁，旣如此，私藏角革筋之禁，又如此，食牛肉之禁，又如此，而郡縣調歛，乃有常數，非時征求，復無準則，動以百千萬計，郡下之邑，邑下之保伍，苟非殺牛，何以得之。立法示禁，而始終本末不相坐，毒遍於畎畝間者，孰甚於此哉！輸官給直，遠矣難行，李穀之言，猶慮其綱目之疎也，使有田三頃，歲納一皮，亦未爲民病也。

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會峻在河上，榮復以請，帝乃許之。峻聞，亟歸，固求領藩，命兼平盧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有賢子矣，將四海是賴，任國事者，其何願如之。史稱王峻以天下爲已任，天下之任，孰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

論王峻忌晉王之英

三年

所以安商周。子房孔明所以定劉漢者也。今峻乃
忌晉王之英，欲隔其王路，以身之去留爭之，則何
意哉。峻本樂童，遍事五代貴要，邂逅致身宰輔，無
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大臣而惡人主之子。如
梁冀、李林甫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術、陳觀、代范質、李穀爲
相。帝曰：不可。倉卒，俟朕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帝
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無君如
此，誰能堪之。貶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論王峻志意
已滿

周太祖初卽位，峻爲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第賜
之。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者也。辭而不處。嗚呼，
能持此心而不變，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爲
宰相，未可謂失。顧顏、陳譽望不聞於當時，吾以私
好代所私惡，又取必於君。君從則喜，不從則懟。此
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監焉。豈有見於逢
吉之近，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在唐時，已非幼
穉，重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爲監，何也。其辭宅
之時，祿位未盈，而奏對不遜之時，志意已滿，故也。

雖然峻本歌童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宰相
而以私好惡爲公賞罰使人主必從之如元載楊
炎之徒之戒耳

天雄節度使王殷恃功專橫留爲京城巡檢每出入
從者數百人時帝體不平衆心忌之帝下制誣殷以
謀反殺之

論王殷不善
推其心

王殷王峻佐太祖初起其功相埒峻悖慢甚而免
誅殷被讒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矣史稱殷事
母孝母所不可未嘗敢行及爲刺史政事有失母

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晉高祖
奪其喪殷固辭此雖士大夫有不能者而殷本軍
卒也而能之亦可謂賢矣事母以愛事君以敬其
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善推其
心也意氣威武重施於家庭而爵位形勢易犯於
名分不思故也漢明帝雖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
學授以孝經其慮遠矣

周顯德元年帝戒晉王曰昔我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
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置守陵

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論周太祖鑒
溫韜之禍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廢興。故藏之深。封之固。不事外飾。爲無窮之計。雖然。二帝三王之制。不可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既得合葬其母於父。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謂兆域。墳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封之者周

制也。然則自殷以上。葬者不封。周雖封之。其制卑下。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大爲勝也。禮有以大爲貴者。丘封與焉。亦謂自庶人至於天子。則天子之封爲大。此尊卑之殺也。故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土之狀。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斧者。有若覆厦屋者。孔子之墳。如斧。釋者曰。馬鬣封也。先儒云。馬鬣封。三斬板。板廣二尺。長六尺。斬者。斷其縮也。三斷止之。勿殺。蓋高四尺耳。季子葬其子。揜坎。其高可隱。先儒云。隱。據也。平立而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五
手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聞。然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在七八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登後世三尺。可謂庠矣。姑足以異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之墳名也。封者諸臣墳名也。以馬鬣四尺之制。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庠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列侯高四丈。視秦則爲約。視古不亦泰乎。東漢監之。

原陵六丈。唐太宗因之以葬高祖。然而丘高六丈。倍古猶五倍有餘。故白虎通有三仞之說。仞八尺也。三仞纔二丈有四尺。苟約以周尺。則一丈八尺前却間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光武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故作壽陵。不爲山陵。裁令流水。與丘隴同。故厚葬而自欺者。呂政是也。制爲薄葬而亦欺者。其子敗之。唐太宗是也。薄葬而無禍者。已旣遠見。子克傳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其處。誠善矣。然貴爲天子。勢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有不行。光武所謂古帝王之事。及劉向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隴皆小。無所考證。聖人立制。莫非中道。可以爲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必不使盜賊妄意地中之藏。雖高大其丘。亦無後患。况不爲乎。後世人主奉身奢汰。雖能儉葬。人猶疑之。乃高爲山陵。厚爲齋送。建宮邑。徙百姓。出遊衣冠。幽置嬪宦。衛以官司。屯以卒伍。與平居無異。是瘞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也。其愚豈不甚乎。然臣以是爲忠。子以是爲孝。至於發掘暴露。甚則侵辱無所不至。又豈所以爲忠孝哉。不封不樹。太古而不可式。盡力於地上。又無益於死者。然則柰何。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封之足以識久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而皆以儉爲本。可也。周太祖鑒溫韜之禍。下薄葬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載嵩陵豐約之詳。以見世宗承考之實。惜哉。

世宗

北漢主合契丹大舉入寇。上欲自禦之。群臣皆諫。帝

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人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豈更事久。慮患深。恐其君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

論世宗審於義理

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以征伐耶。或見劉崇志銳。重以契丹。難與爲敵耶。將以兩語激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姿。皆非李亞子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勉。勉贊襄。乃徒以大言蓋之。不論事理可否之所在。果何意也。且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彼莊宗潞王晉出帝漢隱帝。晚節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爲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誠未可知。則周室之勝敗存亡。道亦何嘗介於心哉。去一君。事一君。迎

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奸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王溥之說。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基祚。聽言能斷。豈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北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率衆先遁。旣聞周師大捷。復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以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帝稱善。卽收愛能等七十餘人。責而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論世宗革五十年之弊政

事有當行而衆心未可知。固宜咨訪以觀其異同。不然。或反以致害。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諸將皆謂不可。帝將徐有所處。亦不遽行。張永德所對旣合帝意。則唱有和。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咎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之棄。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戍卒。小不副所欲。則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竭慢生。反爲所控。固常勢也。世宗一加裁制。於俄頃之間。革五十年之弊政。曾不以爲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

使世宗聞鼓聲而心悸、聽馬聲而肉掉、當劉崇入寇、則挈囊衣而避之、及樊愛能復還、則煦沫而賞之、安能濟乎。

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王公三師之位、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氏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范質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臣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道尊寵則寇三師、權任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莫爲君臣、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論王臨川蘇
眉山稱馮道
之非

馮瀛王之爲人，歐陽司馬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道，眉山蘇氏稱其盛德，與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也。所謂道者，杳杳冥冥，超乎日用之外，卽父而慈，卽子而孝，卽君而仁，卽臣而忠，斯是矣。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云道云，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與言二，以迹與心判，談高語微，而爲申商之事，稱王說帝，而修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以興亡屑意，而以爲知道也。君者百姓之首

也。故曰衆非元后，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堯命舜，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爲先，孔子作春秋，將而見獲，必書師敗績。衆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孔子皆以君爲重，衆次之。大夫與衆敵，乃經世之大常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意乃異此者，以時君糜爛其民，無愛養之心也。故推原邦本而言之曰：民爲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其國也。堯舜孔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

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作民父母而先元后有元后然後天下定于一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五代之亂至于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矣人而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則夷狄禽獸耳方是時當以君爲重乎當以民爲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此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可耳人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取道以此蘇氏嘗學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爲道解紛亦可

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僞之臣妄下赦令有忍死爲民之語其黨爲之唱誘以謂能全都城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恣爲暴行而無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食君之土受君之德父子祖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亡不憤國破不恥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如此則雖空天下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亦何預僭僞者事而敢撻取免於夷滅之幸以爲已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是

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
暴君驕將之間，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
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以此明道爲不得已，而方諸
晏子處莊公之弑，不亡不死，道實如之。蓋了不相
侔也。亂邦不居，非君不事，聖人之訓爲道者，寧食
薇蕨、友麋鹿，足以爲潔身之賢。自經溝瀆，豈是之
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司馬氏又載范質
稱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而人無間言。夫人無
間言，在五季間，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謂欲
蓋而彰乎。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敢簡閱。羸老者多，遇敵不降
則走。帝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
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
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銳，斥
其羸老。

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
寬於民。旣得柄制輕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簡升驍
銳。且曰：兵務精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柰

何浚民膏澤，養無用之物，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心邦本，嘗熟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惟農之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吏也，異端之徒也，遊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幾人歟。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瞻其昏娶送死養生，及其戚姻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悴，欲邦基之固，難矣。邦基不固，欲大寶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

綱目節錄其
文

二年

論世宗欲蠲
除省耗非難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欠抵死，詔自今解給耗一斗。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實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絡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紀。誰實使之，一以法令從事，曾無惻隱之心，豈爲國撫民之道也。不寧惟是，凡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曰步費，水曰舟費。

又有貫朽之費，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欲農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窘闕，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連坐。

論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

綱目節錄其文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自仲尼大聖，猶曰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夫惟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燼，中人以上，千萬人無一二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下，則見草而悅耳，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迫甚矣。不忍而敢之心，決此人生之大常，物情之必至。又况財貨賂賂，中人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廢品，中人

言史管見 卷三十一
以下十居八九。今使兩省官薦堪令錄之人，而任其無貪墨之行，天下之至難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其它日之不渝也。勉任之乎，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已然，而不能責其未然，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爲之防耳，則奸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柰何？曰：知人堯舜猶難之，何翰林兩省之敢必？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

於山，育魚於淵，惟吾所取，此非一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

論王朴所言
爲撥亂之要
術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所對皆不傳惜哉或亦無足稱故耶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孔子之言也自堯舜以來傳之矣昏君亂臣皆以易爲之者如知其難君不至於昏臣不至於亂故以易爲之則有忽慢之事以難爲之則有克艱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爲者撥亂之要術也太康父也少康宜術焉厲王父也宣王宜

述焉武帝考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焉而皆不然者亂不可襲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孝之有故夫不襲者雖人有賢否治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有撥亂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於世宗見之不可誣已惟不能爲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况前古耶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之命禁捨身斷手足者煉指

論僧尼仰食
農夫

之類。幻惑流俗者。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寺皆宜廢。不爲有敕額而可不廢。僧皆宜髮。不爲有尊長之命而可去髮。殘身爛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甚膚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芟蔓伐柯。何者務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人。四分之一爲癯疾。猶有三萬衆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不能贍一兵。而此

綱目全錄其

僧尼合六萬人。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耶。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始上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自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隱匿及五斤者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亦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論世宗為人
所難

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爲人所難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銷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之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也，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爲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爲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於它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爲器而已，而不聞世宗

禁之，則不以貨泉買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買遠方之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少，僞錢日多，以不貲之價，糜有限之錢，雖萬物爲銅，陰陽爲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中國之錢，真可流於地上矣。雖然，世宗所處，有未盡者，一寺觀鐘磬，鈸鐸之類，不必存也。此屬西夷之樂耳。夷人吉凶皆奏之，若中國者，吉事何用鈸鐸，凶事

安用夷樂。若其自用。則佛固外死生。離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爲仁。仁者愛已以及人。愛人以及物。推其所爲。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

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元。倒行而逆施之。則冬雷夏霜。蟄蟲不伏。草木盡死而已矣。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拘。往哭盡哀。

論世宗不惑於陰陽小數
自唐初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太宗德宗周世宗。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有始無卒。而世宗享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也。惑於小數者。必暗於大理。歲道非便者。小數也。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非對代。無不如是觀。

三年

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主，兵屢敗，懼亡，遣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上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脩好，而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德明戰栗不敢言。

世宗邢臺人，承國於先君，比之漢晉唐梁，最爲近正。其憤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道切，真中原之主，可以臣事者也。李璟困而後懼，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

論南唐不善
謀國

所謂大哉王言矣。韓子曰：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南唐欲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爲援，又爲李守貞、慕容彥超二叛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

唐主使李德明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歸，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丘以爲無益，陳覺、李徵古譏德明，言其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

綱目節錄其
文

論宋齊丘無善後之策

異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統之義。割地降號則當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請其主輸江北于周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朱异受侯景金寶建德諸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國割地以予秦石晉割地以予契丹是謂無益。

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矯前人之弊凡馬氏橫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馬氏天策府學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固召之面授文牒終不受。

論馮道有愧於徐仲雅

周行逢雖黠卒然其爲政有足稱者徐仲雅自以楚臣見其兄弟爭國廢殺相尋棄官而去則當行逢改統軍府又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五代諸國蓋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貴爲上公疏封王爵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

綱目全錄其

哉。

帝徵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知人實難，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爲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見達磨對面而不識也。雖然，搏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爲者，旣與呂洞賓之徒相期。

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已。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恃勢恣橫，帝旣爲太祖嗣，無人

論陳搏不得與儒者同流

綱目節錄其文

四年

論世宗當復
柴姓尊守禮
爲太上皇

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不問。

出帝稱所生爲皇伯，歐陽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爲元舅，歐陽公謂之合義，一何戾歟！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柰何？爲郭太祖立後，封以大國，如殷之杞，周之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已則復姓曰柴，尊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

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爲寧受屈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旣以元舅處之，何名爲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爲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道之重，至以天下爲敝屣，此乃與權者矣。

以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嘗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爲

論王祚伸父子之分替朝廷之禮

起

莫尊於父，王祚不以其子爲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百官所當坐而視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替。然則宜柰何？父所客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其子不在相位也，則如祚所行可也。其稱子爲狔犬者，亦非也。曹孟德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真狔犬耳。此以詆誚它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目其子爲畜牲者乎？不惟

五年

賤其子，適自辱其身，而世俗通用之，蓋未之思也。攻楚州四旬不下，帝自督諸將乃克之，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論世宗意在速成

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武威雖暢，而德信未洽，以楚州小城，力鬪而不肯下，至於甘心盡死，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無成，不若有成而速成，不若美

綱目全錄其文

成也

唐主舉國內附江北悉平

論都江南者
不能北取中
原

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一時高論文士之常豈
李穀沈毅有器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
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
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大業者有常理漢
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食躬擐甲
胄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令

聞日彰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
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
幸無事則已矣其間有好大喜功超河踐華者曾
不旋踵又已失之此無他諸葛武侯所謂欲以不
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坐享帝王之奉而使將士
冒白刃闢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者其不得也
宜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
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
三千力扼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乃荆楚人也

綱目全錄其
文

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亡敵皆江南人也。唐宋齊丘多樹朋黨專固朝權陳覺李徵古爭附之。覺嘗奉使于周還矯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乃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大驚曰朕豈教人殺忠臣乎。唐主欲誅齊丘等復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

論世宗暗合
春秋之法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明揚忠直喻使勿殺如世宗之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昔楚子緄孔寧儀行父於陳孔子罪之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預故也。契丹立石晉諭之曰桑維翰劉知遠趙瑩非有大故不可棄也。維翰有功於汝宜以爲相久之維翰外爲楊光遠所劾內爲劉處讓所排先解樞機繼離宰路亦不聞契丹之來責也。惟陰圖其國。

則腹心之任必有所寄，使爲彼內主，惟我所欲，故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代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滅邢，又有甚者，楚相許德勳語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俟衆駒爭阜棧，乃可圖耳。韓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若非李斯忌之，非下獄死，則韓亟亡矣。周世宗欲平江南者，以兵家詭謀論之，遣禮至可也。結許德勳以待事會可也。委桑維翰勿聽其廢罷可也。納孔寧儀行父

使再敗壞之可也。乃能惇信明義，伸嚴續之被讒，而於齊丘死生無所可否。素學黃老而暗合春秋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患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懲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

綱目節錄其
文

六年

論人不可不
學心不可不
仁

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陪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滅蠹弊也。立兩稅限，知早

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并鄉村置團耆，絕公阜浸漁也。罷課戶俸，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曰：連日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當親冒矢石，爲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

言史管見 卷三十一
嘗試論之、莫尊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
不可之勢、而不知其有可有不可焉、則以不可爲
可、率意而行之、故可以崇飲沉酣、俾晝作夜、可以
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以淫于原獸、十旬弗返、可
以殉貨愛寶、盈欲無厭、可以廣土貪地、糜爛百姓、
可以峻法嚴刑、斬刈天下、可以窮極土木、千門萬
戶、可以萬八千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海、力役
不息、可以害賢憎忠、割心抉舌、名之妖言、陷諸鈞
黨、可以亢奸保佞、崇長信使、引其黨類、傳其子孫、

行之一時、無不如志、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未
畢、殃禍已及、蓋易而爲之、昊天不與故也、有不爲
是知戒慎矣、而猶不免焉者、豈無因而然哉、人君
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至賤官小吏、
軍師旅伍、莫非爲民、非有他也、不知以民爲本務、
於是有后妃之族、子弟之國、宗戚之里、權貴之臣、
勲勞之將、宦賢之家、胥吏之人、黥籍之兵、伶伎之
徒、釋老之聚、給使之役、工商之衆、游手之類、皆仰
食於農、如鋤耰鉅艾、相尋乎地上、取之不巳、又陵

藉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曠闕損矣、養民之職廢、而殘民之事行、則愛民之報不施、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莫能及者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爲仁、二問爲邦、聖人之答之也、異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爲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爲邦、則兼舉虞夏商周之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舜而不仁、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相益、湯而不仁、不能學于伊尹、而後

臣之、武王不仁、必不能任周公以伐紂興周之重也、一德立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爲元后、臣爲元臣、而天地覆載之功全矣、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者也、故爲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爲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吾君者務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焉、如其有傳、則傳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人衆多、且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不仁、皆在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憂世之君子

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傳不患士之不能力
行而患其無所知識所謂識而傳之孰急於仁矣
承蜩履豨操舟斲輪之賤猶有進乎技凝於仁之
妙絕聖棄智滅倫反理之教猶有盡精微離文字
之旨而於孔孟所傳則徒貫之以誦記華之以詞
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旁斷之以粗迹而不知
其有堅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鈎有曠
可探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舉世挾
策讀書而貿貿然如擿埴而瞽步不仁之禍方諸

洪水猶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
求仁而得仁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爲先務一也是
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若合符節之道
而聞而知之所以爲後覺者也

而國而取之則以爲身家之計
而後後而取之則以爲天下之計
夫天下之計固非一人之計也
而身家之計固非一人之計也
夫天下之計固非一人之計也
而身家之計固非一人之計也

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終

不世以不學亦不世以不

